

梅村家藏藁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四

文集二十二

墓誌銘三

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仲常費公墓誌銘

今上在宥之十四年以郊祀大典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溧陽費仲常先生以其子古心公貴得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配史氏贈宜人先是學使者以溧陽士民之請既俎豆公於學宮而 璽書之下也古心推闕吳會得以便道過家上冢而獨恨公之不及見乃最公生平之行蹟涕泣來諗曰先大夫爲諸生祭酒三十年齋志以沒不孝孤服膺遺訓以濫邀今日之寵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若吾子畀之一言則以彰 君賜而揚先德先大夫其不涇鬱於九原也偉業旣拜而敬諾乃卽古心所爲事述序而銘之序曰溧陽費氏故江右鉛山徙也以宋叅知政事諱士寅爲始祖叅政在開禧中同知國用使以言利不便忤韓侂胄落職從鉛山徙溧陽之春兩橋五傳而爲元國子助教諱子潤助教之子爲明太醫院判諱仲淵仲淵之後累世皆以醫顯其後有

育齋公諱某心育公諱某父子擅其術稱專門名家心育公卽公父也公
生而穎異心育公奇之慨然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吾祖宗爲此業以救世
者二百年矣其當在此子乎乃盡屏青囊方技之書呼公而屬之曰此不
足學子當識其大者有吾家叅政故實在公乃感激刻勵經史百家之言
無不畢覽溧陽故山城風俗樸厚其人修士君子之節而公從其賢者游
立然諾祇名行寡件而少可務爲嶄然特立以不詭隨於世居家內行淳
備持喪哀毀創立祠堂勤修時祭事寡嫂以禮勸宗人以學與人交責備
行誼磨切彊直有古人之風屢試於有司收其最等羔雁日盈其門邑子
弟經其指授者皆通經服古見者知之輒曰此賈氏學也嘗拾遺金於逆
旅守而不去待其人還之邑令試諸生傳呼稍倨鄭其卷去同事皆隨之
出主者爲謝過焉里中兒獻計設逆璫祠面呵斥之且貽書數其罪有怵
以禍患勿爲動其守正不撓如此生平與同里宋如園先生以功名相期
許方天下多事如園以孝廉叅軍謀油鹽筴鼓出入於嚴關絕塞得以專
制四道爲名臣公則居首一經屢踏省門不利乃至太丘之講授不及伯
休之賣藥以此恒邑邑不樂如園之子其武才而能文公見之喟然太息

曰吾老矣不能偕如園從事馬蹄間他日其武貴吾兒其聯轡起乎已而言皆驗嗚呼其可感也已公諱良佐字忠卿別字仲常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史宜人爲其邑鉅姓閭德中外所稱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合葬在溧陽城外之某阡子二長達終於邑庠生次達卽古心也舉順治壬辰進士女二孫四人鉉鑑釗皆達出而達所出則鉅也鑑與鉅皆庠生吳偉業曰楚黃州杜退思雅負知人鑒常司訓溧陽爲余言費仲常名行不置也宋如園從塞上納節歸相遇於金陵屈指海內人物笑謂余曰君未覩其不鳴不躍者耳吾友費仲常真有有用士也余雖未獲親炙仲常而游宋氏父子間不知其人視其友徵於宋氏則可以知費氏矣嗟乎叅政不肯以言利進閱數百載而子孫始復爲司農郎語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費氏之所積旣已深矣公之績學祇行不能得之身而得之子豈偶然哉是宜銘銘曰

山則三山江九派盤岡支水投金瀨處士高墳見者拜石闕巋然昭帝賚松柏丸丸勿翦敗龜云襲吉筮無害子孫繩繩綏未艾

贈內翰林國史院檢討鄧公墓誌銘

壽春城南二十里地曰東陡澗有林木鬱然者是爲贈文林郎國史院檢討鄧公之墓壽春故四戰地在明季分淮南北於通侯爲四大鎮而壽春以控帶楚豫宿重兵將不戢士鈔掠隳突發邱隴焚廬舍焱火屬天枯甃破地而府君之叢宮近焉孤子旭守而號哭身推喪車及諸河幾不克濟乃得所謂東陡澗者夜穿窬穴晝伏原野若有物相之者而墳立嗚呼此公羊傳所云渴葬也渴葬奈何以亂故不及時不備禮將以俟乎大葬大葬者遷也其因乎東陡澗則奈何曰天之相之也以不及時不備禮危不克葬之日而早畀之以吉壤其遷也足跡遍乎千餘里之郊而卜惟壽春爲食祇就形家者言相陰陽正方位以戊戌正月九日改立房而下梓焉君子有善乎其卒事故謹而日之也鄧氏蓋高密侯苗裔宋建炎中有右正言諱肅者渡江入吳歸隱於洞庭其後道常公在明初以富民徙實鳳陽之臨淮道常公三世曰濠涓公諱璵濠涓之子曰景陽公諱洲再從臨淮徙壽州卽公父也公諱讓字汝謙別字咄泉爲景陽公次子孝友篤誠不苟訾笑事長惟謹接物惟和雖遇童孺勿簡勿倨柔而不犯儉而中節規言矩行尺寸無爽當景陽公見背年甫十有八兄敬前母出也公獨身

搢拄眊洗以時事母張孺人克盡其養娶於沈早歿繼配蔡孺人朝薨暮
鹽黽勉攸助公少負才好學家貧母病經營醫藥母亡廢書流涕乃棄去
轉轂梁楚間精彊有心計蔡孺人機杼操作以克相於成稍稟則以修橋
梁暨道路散施故舊親黨婚乎於我成喪乎於我殯惻獨乎於我養焉性
好潔築室八公山下種蒔花藥絕去塵坌東阡西陌父老相存是非質成
讜言裁正雖以一布衣家居人望以大人長德邦君加禮推爲鄉祭酒其
未舉子也遍禱於山川夢日而生故名之曰旭字以元昭厚修脯延經師
以爲教孺人篝燈佐讀嘗願而歎曰爾父有志不遂鄧氏世有隱德其興
在此子乎元昭今丁亥進士由翰林檢討升洮岷道副使贈公以其官者
也嗚呼公與孺人之志可無負矣而豈知不及見哉公生於庚午八月十
九日終於辛巳正月初六日年七十有二孺人少於公五歲乙亥六月十
八日以生而其卒亦辛巳爲五月之晦當張孺人病也孺人齋而籲天欲
以身代公歿而又號呼躑躅相隨入地若孺人者可謂難矣元昭與余同
官其從檢討乞假歸葬也山墮水旋經營重繭余遇之南中談其兩親生
平未嘗不涕下旣以檄催北行不果中遭薊薊遷洮岷道以去余相送出

都門慨然太息曰自壽春去秦川二千餘里而洮州又僻在大夏屆皋蘭山南一官絕塞何以爲先人坏土計哉今得請而歸歸而克藏葬事以余之習其先行也故用御史劉公之狀來謁銘余嘗讀東漢樊重傳善農稼好貨殖賑贍宗族恩加鄉閭身沒之日削券棄責者以百萬其後一宗五侯貴盛無與爲比心嘗善之比誌公墓知公之好施而喟然於仁人之必有後也元昭在館閣中師資氣誼在生死流離之間營護其妻子不以存沒易心不以鉤黨避禍天下聞而壯之接援同志問遺故人急難周旋窮愁慰薦先人後已終始勿移嗟乎友道衰矣求其扶義倜儻未有如元昭者也豈非府君之風類哉公止一子而元昭有六人曰焮曰燭曰煒曰煥曰燿曰炳女二人鄧氏之興未艾天故畀以吉壤發祥而公與元昭其賢有以致之也法當銘銘曰

謂公爲隱兮處乎市謂公爲俠兮近乎儒誰其與游兮鴟夷子皮左春申之臺兮右期思之陂中封三尺兮後千百年其奚悲胡五世之返葬而不歸骨兮具區噫嘻唯魂氣無不之兮吾將以問之包山丈人而已矣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葉公瞻山偕配嚴孺人合葬墓誌銘

崇禎十有七年吾友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葉公瞻山於其家聞國變慟哭嘔血手足攣屣仆地弗省少間張目語子弟平生僚友在京師者某某必死已聞數公者果殉難則又大哭自爲文祭馬文忠公得半紙筆落於手閉口不復食子弟強之已食又不肯治病明年正月竟卒其子選貢生彰吉以某年月日舉公原配嚴孺人合葬於所居喜鵲垌之麗字坦而乞余以銘余與公同年進士又同官南中其知公最深然則銘之莫如余宜何敢辭按公諱樹聲字瞻山世爲湖州烏程人有副一公者元末避兵從嘉善再徙長興廼定家焉副一生華三華三生遐邇生明明生蕙蕙生伯法以還金贖婦人稱爲長者有七子其季熙寰公萃卽公父也公少而嚴凝不苟嘗笑以獨行閭里中事同鄉丁公長孺講理學丁卯舉於鄉爲黃石齋先生所知益自負清苦修立不干請郡縣辛未成進士官行人當是時烏程相柄國事以聲勢氣力熏燎天下其黨盤牙謬嚙有異己者排而去之唯恐弗力公以後起孤生不趨其門數爲同里所指目將申之以事會考選以公論弗能屈廼僅得南臺以去先是山東成公寶慈考極清官第一不容於朝廷授南御史而公拜命之日江右詹公月如亦爲同官三

君子者天下聞而稱之公至南中則成公早以疏劾大臣爲所搆下獄公與詹公視事伉直自如不爲動先後五年所上數十疏請講學論起廢肅軍政卹屯災活饑民平冤獄清理鳳陽倉儲汰補京營行伍條畫左兵止其南下皆經國大計歷見施行本朝內計大典在南則清論爲尤重顧官此者率骹散不任職異懷觀望不肯顯有所抨擊擇一二篤癡閒廢者用故事塞詔書而已公獨奮筆爲之所劾十數大僚皆招權顧金錢海內搖手咋舌莫得而牴牾公以一疏力抵其辜士論快焉人或以後患怵公笑弗應報滿入京師時秦寇糜沸將渡河天下事已大壞九卿會東朝堂舉廉幹臺臣單騎到軍前督戰辦賊廷議咸屬公公亦慨然請行會熙寰公訃至出都門與范質公倪鴻寶凌茗柯馬素脩諸公流涕訣別相誓以必死素脩亦同年生以殉難故謚文忠公病中預料爲必死其言悉驗凡此數公卽其人也公以中原板蕩南都根本重地料理兵食可爲後圖中興初庶事草創公雖不在位諸大僚猶奉公成畫以此欲重用公遇病弗果未幾馬阮暴用事亂日甚公風緩奇右指顧牀頭索邸鈔見之搏胸嚼齒作勢而起似欲爲朝廷吐一言者已困殆復臥病浸劇平生號知人前此

馬阮俱已罪謫僑居南中阮爲人多端造謠公卿無虛日公罵之弗與通
常從余宿祖堂山中夜半蹶然起歎曰此人不死必亂天下其通識早見
若此公長余十餘年而詹公與余同歲三人共談國事詹公少年沾沾自
喜坐起跳躍抵掌極論公正容端膝引大體多持重吾兩人退而心服以
長兄禮事之今公以哭君病死詹公厄於兵亦死其不死者如余則亦窮
愁顛頓頭髮種種白矣願今猶得以後死誌公俯仰今昔所爲長歎而啜
泣者也公性至孝熙寰公爲諸生不遇以公貴封行人司行人祿養十餘
年金孺人早世贈太孺人公每念未常不涕泣公原配嚴孺人能相夫以
廉潔公常斥千金贖鰥獨鳳陽陵軍管錢廠不名一錢孺人無幾微見顏
色以織紵佐家政中外井井人稱其賢公生丙戌二月初八日卒於乙酉
正月十三日孺人生於辛卯十一月初二日卒於乙酉七月初一日子二
長彰吉也次申錫早夭孫男四人孫女二人語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又曰
廉更有後公以歲大青爲粥施南中飢者所全活萬計人有持數千金求
中怨家以危法公具朝服拜天焚其所誣叱使去公之歿也家無餘貲長
公能讀父書恂恂循禮讓君子以此信之天也廼爲之銘銘曰

公之哭友廼以哭君六七君子翱翔上征公返其宅後至踵跡常山廬陵英風毅魄公於斯時魂氣何之昔從汝友今從汝師乘彼霓車導以雲旗誅蕩天門法宮玉墀嗚呼我公其當知所以歸

內閣中書舍人經筵正字官衡齋劉公墓誌銘

無錫故經筵正字官中書舍人衡齋劉公以某月日卒將以某月日葬其子雷恒率諸弟踏門請曰吾祖光祿公之葬也同里高忠憲公實錫之銘今吾父得沒於地無愧前人銘非先生孰宜爲之余遜謝不敢雷恒請至再排纂公族出行治以告曰吾劉中山夢得所自出也元季有諱理者始遷常州爲常州人而石泉翁宗海定居無錫石泉翁兩世爲完孺公陞壬午舉人授績溪教諭其贈光祿寺少卿則以子本孺公貴本孺公諱元珍乙未進士以南職方爭萬曆乙巳察典糾刑給事外轉錢夢皋緣阿附四明相中旨得留非國體當是時廷上意幾予校不測歸而與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講學天啟初卽家起光祿少卿卒於京師有四子吾父其仲子也吾父於二十一舉乙卯賢書出曹石倉先生門凡七上不利考授知縣遇定永二王出閣詔舉孝廉有學行者充經筵官特恩改中書舍人補給

林正字甲申二月逆寇勢且逼拜䟽請東宮二王南遷上常手其奏召對
閣部大臣廷論不能決上怒曰小臣尙有爲國者卿等碌碌首鼠云何小
臣指吾父也城陷將死之有以母在爲勸者乃止賊縛去掠掠幾斃得間
南歸見吾祖母投身大慟遂以病病浸革執祖母手曰兒不獲終事吾母
矣願勿爲兒戚戚重兒罪召雷恒輩告之曰爾其善事祖母謹守遺訓無
墜先光祿門戶此吾志也簡付書籍自爲終制戒家人以勿哭君子以爲
能篤終焉吾父平生友愛兄弟周卹鄉黨非公事不入公府其他細行不
能殫述蓋雷恒之言如此於嚴自三王同時出講東林之君子引大體爭
之小人則以其計爲搖動如四明相及夢臯輩其尤者也乙巳察典相淮
以中旨留用原其故乃爲妖書一案護持權黨欲危東宮光祿一䟽詎非
有功國本哉先皇帝以十年太子行冠禮其明年講學又三年二王出閣
等殺有禮可無前日之懼矣當太子出講也偉業備員講讀自三四詞臣
外見正字一官職親地近故事用閣中書而閣中書皆入貲爲郎揣摩要
結能得閣臣意旨慢職掌傲僭列不能舉其官識者憂焉及從田間聞朝
廷推擇科目以重其選如公則又東林子孫有意於國本而保持之者蓋

當時大臣爲藩邸長久計無復交構之虞也已公南遷一疏以留中故其事不大著又京師自二月後邸鈔斷絕其國變紀畧諸書皆矯誣錯誤卽南遷一事召對諸語言人人殊公小臣孤忠無所攷信故備述其子孫之語俾後之人搜野史而徵家乘有所參互焉公諱明翰字羽戢號清溪晚更以衡齋自稱生於萬曆乙未四月二十八日去其卒年五十有三所著尙論編勾吳名賢錄行於世其詩古文諸集藏於家元配孫孺人子五長卽雷恒也次霖恒霽恒璫霽恒皆諸生女二孫男五人孫女一人雷恒娶於張外父爲大司農靜涵先生先生悟臨濟宗旨與公深相得公家世講學稟承道脉卽末命數言無不出於書院語錄臨逝口占有曰心似菩提販大乘身留故國作山河若於釋氏有參解者蓋公之學蚤年受之端文忠憲晚廼合於靜涵也履蹇一第屈志就官遭值主知旋逢國難兩還見母孝養不終公之銷歸寄托其志雖不衰而其遇良足悲也若公者可以見光祿公於地下矣爲之銘曰

忠也而不行其言孝也而不有其年其蚤達也乃拙於一第家學也又輔以兩賢豈其道之難用學之能專而坎壈不遇乃厯試於貞堅吾將以問

之於天

封中書舍人石公乾錄墓誌銘

今國家以漕事爲重其以道臣轉運上京師者卽有父母之訃不得見星而行於是江南糧儲道叅議關中石公雲門奉其父封中書乾錄公之諱祖括髮徒跣以請例格不允則墨纓從事旣而得代以行涕泣以告偉業曰在闔淹息一官幸告無罪以哭先府君於苦次則皆主上之賜也唯是先府君抱德弗顯施及後人以倖邀一日之寵命今者至於大故其得能言之君子銘月日而鑲諸幽庶幾表君恩以圖不朽其用此累吾子矣偉業遜謝不敢退而思待罪史職內外制詞於中書均有代言之任爲同官石氏爲父請封副在史館與聞其畧今納窆之石其何敢辭乃受叅議公所自爲狀序而銘焉序曰公諱孕玉字乾錄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人高祖諱朝用繇力田起家朝用生文文生四子長曰炯字雙溪輸粟賑饑賜冠帶次曰煥煥生太學公塋而出後於炯卽公父也太學公嘗讀書華山絕頂深造有得公習家學負才名數踏省門不收年七十猶能作細書講貫不輟拜中書命日無喜色恨其身不遇無以上報太學公也太

學公性至孝事雙溪公克盡其養雙溪後舉二子旣析箸異居數以敖盪破其貲性多齟齬遇從子尤無恩公父子盡心收卹割所有以奉遭急難力爲之解亡則經紀其喪焉與人交恂恂退讓訓諸子必以嚴言動皆有成法就養營平也數以潔己愛民爲教誠有庶母弟三人天性篤志病已革幼弟從宦在南村牀太息顧其次子曰汝兄爲官吾之不得見分也願安得汝叔至一訣乎嗚呼若我公者可謂孝友篤誠之君子矣余嘗讀禹貢及詩知成周漆沮之水爲天下饒又鄭國開秦渠漢中大夫白公復穿之民食其利今石氏世居富平潁山之陽卽其地也水經註曰沮水厯土門以東注鄭渠潁陽卽後魏土門廢縣其田膏腴灌溉畝收一鍾漢唐雖轉漕河渭而秦人務稼穡土之所入衣食京師不專取足於江淮故天下不困如石氏之先讀書躬耕以力田發跡猶有當時之遺風也近代漕輓全仰東南而京畿水利廢置不講參議初備兵營平也嘗欲復商人墾邊之制大興屯田其法以河北視關中以路沽深涿諸水視涇渭舉其高會以來農商畜牧行之於家而効者進施之於國足燕薊之粟以漸行東南策未及就適有漕儲之命屢梳利弊亦旣見諸行事矣誠能久於其任將

使屯種可興漕輓勞費得以漸省而會值公之喪以去偉業吳人也其能無太息矣乎雖然兵與漕並重也父母之喪金革變禮而君之待臣有三年不呼門之義 聖主錄勞閔孝不以王事奪私恩叅議釋重任越重關歸而發喪持服偉業嘗以鉛槧侍左右纂輯孝經仰見 皇上明倫敷教俯卹羣情以孝治天下之大道故今日誌公之墓表而出之用告萬世不專稱述公一家已也公原配李氏繼王氏皆封孺人四子長在閩叅議公也李孺人出次在展邑諸生次在序又次虎娃出爲叔父後俱王孺人出女四人孫三人曾孫三人公生於癸未卒於戊戌年七十有六李孺人早歿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其縣之某原禮也爲之銘曰

頻之山其松九九隴迴谷盤我公戾止終吉且安頻之水其流瀾瀾潤及千里我公歸來式衍且喜相彼頻陽寶鼎所藏黼黻瑤戈紀於太常我作銘詩百世勿忘其斯爲萬石之阡而長在五陵之傍者歟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四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五

文集二十三

墓誌銘四

監察御史王君慕吉墓誌銘

余同年內江王君慕吉由進士起家爲令知鎮江之丹陽初視事而余從翰林請假歸丹陽旣綰轂口而余吳人也過江首經其邑握手笑語歡甚時江南最號難治同年京邸多以得此地爲憂君於余之過也深自道其勞且苦蓋欲使余知之願余年少志得雖與君絕厚聞其吐露亦未克盡知之也踰三年余入都再過丹陽同時年友之官江南者相率以事罷去余亦以習知爲令之難而君獨政成上考則爲之大喜又四年君以御史按浙余在京邸別君世故流離分攜萬里微聞君因蜀亂入吳未獲一面竊不自意邂逅嘉禾蕭寺中感時道舊唏噓者久之旣君之子擔四司李吾蘇未及任而君訃比司李報最雲間以君誌銘爲屬蓋去君歿日已七年矣君諱範字君鑑一字心矩慕吉其自號也先世楚麻城孝感鄉人明初始祖興秀公避紅巾亂入蜀占籍成都之內江七傳而樓山公始用一

經名家樓山諱之屏博學精曲臺禮中鄉闈副車貢入大學教授馬湖子
贈御史吉宇公諱家棟實生君君十歲能文樓山見夢於鄉先達曰吾雖
不第將及孫而顯王氏世擅禮經贈公有聲鎖院數舉不遇君年二十有
二雋戊午賢書人皆曰此馬湖公之學也初罷公車歸居贈公之喪以成
都奢承明亂故負土成墳居廬不出爲孝廉八年始買城西數椽食貧自
守有非意加之者君處之歸然不以一言較臧否三上不第所親念蜀道
回遠勸乞恩以便計偕君嘿弗應家居肆力經史工詩古文詞著槐園等
集數十卷辛未成進士任丹陽迎母冉太孺人於蜀始告所親曰吾初不
就一壺微祿者恐違色養也君爲令定征徭清驛置戢豪右賑凶饑勾稽
而吏莫侵漁聽斷而獄無連染次第具有成法最大者無如復練湖以濟
漕在東南爲尤著鎮江居三郡上游導江人輓漕之口東以陂陀陵阜河
身狹而建高趨下因冬夏分盈縮所資唯有練湖練湖上受長山八十四
汛之水河高而湖又高於河河則仰之以濟運治河者尙憂其易涸則設
京口以下諸埔以啟閉之萬曆中政平令緩漕船往往以三月出江春水
大至河可無事於湖埔廢而民且占湖以田於其中自思陵需餉孔亟趣

以秋冬辦漕而水輒不利推求其故有詔禁湖田而湖卒未易復也湖既不能注河而埽又不能閉水不得已發民夫以濬河歲爲常河壩之田不幸水旱無蓄洩之利而有挑濬之勞丹陽於是乎大困君至撫吳者下其事以講求得失君輒條三利以請一日築湖壩二曰修石埽三曰復孟河民自占填淤以爲田而水門故處皆壞無以高下節宣故湖水非乾卽溢漕固憂而田輒被其害今若築隄障水又疏其旁支河以利導之民之失湖田者百不得一利湖水以灌田者無算是用一水而得二米不獨以治漕已石埽以呂城奔牛京口爲大次有南埽黃泥壩陵口麥舟尹公橋諸處磬石累甃之跡具存舊制漕運回空船由孟瀆河以入可以不經諸埽直達毘陵故丹陽得十月下版嚴公私舟楫而爲之禁此皆祖宗時故事可舉而行也上官韙其議亟以屬君君乃修湖隄之已壞者一千一百七十餘丈又開九曲麥溪香草簡橋越瀆諸支河隄成植以榆柳行者方軌其上支河之所灌者十餘萬畝民大便之唯石埽未易修舉君爭曰復湖所以蓄水利漕也湖復而無埽以爲之制與不復同埽修而歸漕不由孟河故道與不修同於是發水衡錢之存庫者加以勸分之粟大治其事會

直是年亢旱練湖亦涸不獲已於濬河以導江江流甚細賴君諸埽就而水有所停漕廼僅而得濟君猶恨呂城埽不以時閉反覆於上官爭之君在事六載於漕事所規畫皆行唯孟漬河未及施用天子亦知其勞召見稱旨得御史爲顯授君益自感激巡十庫按兩湖封事剴切厯政多所釐舉尤留心於庶獄仁聲流聞顧其時天下已大亂君亦奉母冉太孺人之諱以歸矣君既歸而張獻忠破夔門君知蜀必不守決策避地崎嶇滇黔蠻徼中提百口入吳丹陽之人聞其至也爭願割田宅贍君君謝弗受東阡西陌與父老過存見者初不知爲舊令也如是十六年而歿余同舉進士者蜀得十有八人南充李雨然爲沅撫推知兵而君在丹陽稱循吏此兩人生平皆可紀當獻賊攻岳州李君設三計破之殲其衆萬計力屈而後間行歸蜀起義兵扞禦鄉里卒用身殉君本家居攜細弱冒險阻力求遺種之處成都尋被屠滅而君以出故獨全古之賢者或以忠著或以智免其處變各不同而桐鄉遺愛必以爲歸君之自審有素未可謂之幸也今司李歲護江南之漕達於淮道經丹陽望練湖而思先德則我四郡之人咸食其利豈特一方哉余嘗讀東漢循吏傳建武瑯琊王景治汴渠功

成世祖親自巡行美其功績拜爲侍御史後於廬江修楚相芍陂墾田加
廣境內以豐范史紀之遂爲東京循吏稱首其前後與君相類今 國家
盛意修先朝之史循吏知所首重也故余之誌君獨詳於練湖一事援据
簿牒參稽見聞一以報亡友一以存實錄私門紀載取備石渠搜採君之
事大有裨於民生國故後之考者終不得而畧焉君生於萬曆丙申三月
之二十五日卒於順治己亥七月之二十日以元配冷孺人生長子于蕃
卽擔四司李君也冷孺人方在養側室李氏生于宣見粵之三水令二子
本從君在吳亂定始歸先後再舉於蜀筮仕皆有能名司李娶於范三水
娶於楊孫九人僇儻作俟仁俶偲于蕃出儼僑于宣出曾孫男一憲曾僇
出君之女與孫女皆二人君葬在丹陽之扶城莊諸生父老胥會哭狀云
權盾者示不忘蜀也當余之初過江遇君也方終軍棄繻之歲乘傳東還
今衰老且病司李君見而客我江城寒夜泚筆誌君之墓屈指海內同籍
存者無幾追溯三十年來友朋死生聚散之故可勝道哉嗚呼其忍不銘
銘曰

江之永出乎資中君生蠶叢兮李冰之風湖當復莫我江介君有遺愛兮

召伯之域亂瘼作矣適彼國兮值其有碩維斯宅矣有吳良吏兮過者必
輒我作茲銘兮大書深刻金銷石泐兮後千百祀其何極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君謝姓諱泰交字時際別號天童山人家甬波之定海其先本吳徙也宋
建炎中有進士諱宇者自吳來尹是邦因居焉世有顯人尤以孝行著人
稱慈孝村謝氏縣建炎後十三傳爲封四川參政世和公諱大綸實君祖
參政生封司理泮池公諱瀚實君父司理用長子兵科給事中泰宗先官
南安時得封凡有子五人而君爲其季余緣君請所爲作謝封翁傳者也
君幼敏博學於詩文多所該貫原本經術治舉子業爲尤正年十七補諸
生四十貢入京師卒業太學廷對及春秋二試俱第一中吏部選格需次
縣令丁酉舉順天鄉試將用於世矣適從南宮不第歸踰歲竟以病卒得
年四十有八君痛母周孺人早見背誓以其身服勞於父嘗爲暗癰而愈
與諸兄考方書搔疾痛經營別墅以娛奉之事其兄祇敬篤愛率子弟以
恂恂恭謹進止皆循禮法賑施宗親旁及里黨役免其徭貧餽之粟折券
棄負家無餘財執親喪孺慕泣血其葬也廣輪掩坎溝而環封挈畚耜土

手足瘡痍攀號墳柏不忍舍去編年譜著思親雜詠者百篇司理公純孝
早著異徵天下共聞知者由君世有篤行且乞言以彰之也先是縣苦往
來輶傳賴原田數百畝官收其入用飭候館充餼率後被豪右侵奪乃更
責之於民君爭以其田當復臺使者杜公是其議民大便之又縣所下符
牒吏司其所攝之肥瘠而營以賄高下之既得則取償於名捕者十倍君
建枚舉更番之法其弊乃格它若學舍講堂第而不治陂渠隄帶闕而弗
修東作興而定更繇秋風厲而清犴獄君援據故事以請長吏多見諸施
行最大者無如爲全浙海防論滄洲以不可不守其說滄居南北二洋之
中吳與閩之交會外以犄角甯紹台溫內以遮捍杭嘉以東七郡土沃宜
穀魚鹽蜃蛤竹木之利可給數萬人之食分條形勝要割繪圖上之尋知
罷議已決則又稱七十二畝之人一旦內徙苟急其期會豈其津梁將有
湛溺離散之患亟宜遣使者分護擇近地爲安集戒營士勿有得侵擾此
定遷要策也再念時方沍寒出家錢指園粟爲粥遍食遷者其平生孝謹
之餘仁心及物余得之君家傳及里人之口如此君之友人又爲余言君
都門之日先皇帝取防海方畧下諸生問狀當是時科場事方在覆覈同

輩人人惴恐君獨以家在海濱具悉其所宜興罷卒從容以其意對在邸中同舍生或置酒設樂歌呼相和君端視危坐默然於其旁遇有所感發則談平昔所爭便宜得失攘袂搯擊絮絮不肯休退而自笑爲狂在識者視之類夫古之勞人志士近世不多見也君每逢名山竟日忘返樂與棲遯者遊敝屣一切富貴非其所好中歲以後見伯兄以前進士守道不出庶幾取科第搢門戶一娛悅其親心比親逝而後身遇輒又汲汲焉圖展其所學裨益當世而先效之於鄉里乃位未達於當官年不逮夫中壽齋讀書行義之志而溘焉一昔以死天之生才果孰成之而孰挫折之耶噫嘻此其可悲也已往余在太學頗欲按經術攷求天下士而君所對極深美故於衆中識君同時有南中何君次德同里周君子椒咸通儒洽聞余差次之名廼在君之亞兩君深服君之學與行尋又與君同舉此三人者處師友之間其相知爲深次德子倬與余世講而君初交其候余也見之於便坐解說經義間談及於居身行事其釋我之疑規我之失有兩君所不能盡者而君言特切余善之而或未能盡用最後追驗其可否未嘗不流涕曰君愛我嗟乎余於天下之交零落蓋無幾矣竊不自意晚而得君

深幸可托之以死而君又前沒君沒後次德子倣連蹇不遇而余益失志寡偶甚憔悴以抵於衰嗚呼君死余於斯世復奚望哉君配劉氏洪雅令之女生子一允昌邑諸生有文行允昌娶傅氏孫男二緒彝緒傳孫女二君墓在慈孝村先塋之次遵末命勿宅寔也允昌之速銘也曰吾父易簣前一日得先生手書猶命允昌扶而起拜且讀幸哀而許之以慰地下嗟乎君之乞余作父傳也日必蒲伏於門其得之也踞而泣今允昌涉兩江踰七百里而來請其爲人負至性不愧君君可謂不沒矣爲之銘曰

謂君之人兮何以執經擁卷而稱諸生謂君今之人兮何以方領矩步而法先民吁嗟乎如君者若使假之年升以德除掌故賜禮食說詩書談道術雖齊魯諸儒自以爲不及也

工部都水司主事兵科給事中天愚謝公墓誌銘

余嚮以後進得交於漳浦黃先生先生用直諫忤時幸余與其及門諸生幾以罹黨禍最後先生用國事殉諸門人或存或亡又更二十年不可以復識乃今得誌我天愚山人謝君初天愚有弟曰孝廉天童君泰交以師道事余爲言其兄隱居海濱不交當世余慨然於先生之不作思與其徒

游嘗欲因其弟訪天愚於山中不幸孝廉蚤世今年余始誌其墓而天愚亦已歿矣余得天愚之子所爲狀而歎曰嗟乎此真不愧其師而余顧非其倫也其又何以誌君雖然漳浦之事旣不可以書後來遺佚傳中有爲先生之徒者庶幾附著舊聞弗至於放失此亦所以追後死之責而下報執友也嗚呼其忍弗銘按狀君謝姓諱泰宗字時望晚號天愚山人先世家於吳其遷也以宋建炎進士定海令字者爲始祖自字以下五傳爲元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則君五世祖也璵生廷華廷華生維甯維甯生大綸以仲子方伯公渭貴三世皆贈叅政而君之父封司理公諱瀚爲贈君長子母周孺人姪十四月君以生長而日誦數千言讀書爲文咸經方伯所指授補博士弟子累試第一庚午黃先生主浙闈試已得君矣爲同事者所却又六年丙子興化李公清南康黃公端伯實共薦君乃雋明年連掇南宮第其所受知則又黃先生也海內聞而奇之君之一生師友南康偕漳浦可合傳而興化晚節與君相符彼造物者非偶然也君筮仕得粵之番禺令番禺多盜而好訟君捕得爲盜囊橐者曰富人李某要人爲之解行千金以驚獄君不爲黷法卒按誅之粵有藤

以毒人酒脯立死民之病而死者亦以此誣人吏因根株連染而下大困
君痛繩健訟者以罪其風乃息蠻有盤古崗蘇鳳宇者聚數萬人以叛君
自少通孫吳故能用計擒之置篋輿中其黨謀竄奪有旃而伏山顛者鳳
宇望見而呼縛盡裂左右莫敢近君下馬手自搏之卒膠致軍前以徇諸
將有多戮生口爲功者君不許詳在君南征志中是役也却地入百里論
功當不次乃僅用常調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尋中蜚語謫爲福建幕僚君
不以左降自弛易念時之多故繕城垣修亭障勤勤克舉其職嘗攝司理
事於泉州治莫郡倖之獄不肯順御史指予重比監司治海舶以開出貨
物君按之無驗免之踰年遷南安司理而國勢亦已危矣由南安擢兵科
給事中有所按行入浙江上方用兵因留不去奉太公避於郊居之柴樓
會 王師下浙東既定督府以君等六人者薦遭太公之喪固謝病以免
嗚呼若君所謂身與名俱全者耶謝氏世以慈孝名家封司理公有五子
皆質行而君爲長旣貴以宅讓諸弟營別園蒔花藥風日晴美奉太公以
宴游酒半君雅歌羣弟和之其家風近未有也爲人和而莊不以才地少
自崖異獨居雅不設杯杓見妻子亦無情容及其遇故舊引壺觴則歡怡

竟日夜坐客或有沉頓者而君已曉起盥嗽讀書自若矣昔人所云醉而不亂者耶生平手抄經史百餘卷爲文章取材於管子莊周諸書騷雅尤其所長菊醉吟者蓋取以自況也君性嗜菊莢數百本於所居之堂有感於秋風搖落草木變衰故托諸墜露落英以寓其君子美人有懷不見之意固非鋪糟醖醕自詫爲醉吟先生已也君在同里得薛文介爲之師而都諫章公正宸同爲方伯之子弟文介歿君續其所修郡志都諫肥遯不知所終君於晚歲杜門著述所與相切劘者天童其季弟也艾仲可其故人也薛五玉鄭維馨其後輩也天童死君輯兄弟間往還唱和之文而哭之見者亦爲感慟仲可年八十餘矣於書無所不記憶君每見必以經史相問難臨歿而意猶不衰維馨則和君菊醉吟至百首者嘗從蕭山歸君喜曰吾久不見鄭生盍相從我飲乎是夜談笑傾盡漏下五十刻客數起復留已而君隱几歔臥始散去質明遽聞君卒薛君傳其事此之於羽化蟬蛻余以爲君之讀書求友於道有得其視斯世斯身死生興廢猶夫酒之醉醒花之開落也豈不然歟余之從黃先生游也竊嘗記其遺事一二先生好易而尤工楚詞居長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間出於圍棋書畫以

自愉快受詔進經義於承華宮援據詳洽篇帙甚富入其室見牀頭有廢
篋敗紙不知先生所攷訂何書也子枝下詔獄萬死南還余與馮司馬遇
之唐栖舟中出所註易讀之十指困拷掠血滲漉楮墨間余兩人踣跼歎
服不敢復出一語相勞苦以彼其所學死生患難豈足以動其中哉今以
天愚山人之事合而觀之有裕於進退無忝於君親全身名保門戶則以
君之地非先生之地也篤志於友朋跌宕於文史輕富貴齊得喪則是君
之心猶先生之心也若天愚者可以爲先生之徒矣君娶葉孺人爲懷慶
叅軍之女子四得昌晉昌景昌諤昌也得昌以貢需次銓補而弟皆諸生
所娶皆名族諸孫十有四人孫女九人曾孫二人君卒於康熙紀元丙午
十二月之十六日上距其生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爲年六十有九墓在城
西回向寺之南將以某年月葬其過余乞銘者則景昌也余讀宋文憲所
作謝翱皋羽傳稱其攜酒上嚴陵釣臺酌平生知己再拜慟哭以竹如意
擊石作楚歌歌闋竹石俱碎翱能爲詩古文詞所與從亦在汀漳虔吉之
間又嘗過蛟門登候濤山卽今定海勝處何其與天愚山人行事適相類
也翱之沒有方溥吳思齊者收拾其遺文今天愚諸子方顯重非皋羽落

魄無家所可得而比然同時如艾仲可諸君者以詩文節概相爲友居然隱者之風浙東固多君子乎余故牽連書之不徒以紀黃先生也其銘曰於此有禮器焉王者圭瓚木者犧尊以饗以祀旨酒旣盛彼焚崑岡瑾瑜以傾此置中衢山巖是存酌我濁醪混跡忘形青黃雲雷隱見龍文麟也紱之菊也擷之以續遺經以補亡詩洵君子兮如之何其勿思也

誥贈奉議大夫秘書院侍讀徐君坦齋墓誌銘

今上嗣曆服之初年推恩羣臣得封其父母於是崑山坦齋徐君諱聞法以其第三子翰林院修撰元文立齋貴 敕封如其官越五載君疾卒於家旣葬君之長子乾學原一以孝廉上公車請余言誌君墓余文未及就而原一中進士對策作第三人矣先是立齋己亥廷對狀元受知遇於世祖章皇帝甫一紀原一科名繼之立齋之仲兄秉義登己酉賢書兄弟之盛海內未有也是年 上以皇太后祔廟思會立齋遷秘書院侍讀卽其秩進贈君爲奉議大夫而原一官編修格於其弟無加命禮也天下之豔稱徐氏者皆推奉議君之貴舉世無與比懸綽之石所以掩諸幽者當邀重於宰執大僚言之文而行之遠余衰且賤恐不足贊萬一加以病

故久而弗爲原一從京師書來速銘曰先生辱與大夫游且旣諾某兄弟請矣其何可以辭余不獲已刪取其狀爲序而銘焉按徐氏吳崑山之盜潰村人先世力田起家明弘治中有乙榜知蘄水上饒二邑擢刑部主事諱申廷諱子杖而徐氏始大刑部生交河主簿諱一元交河生封翰林簡討諱汝龍以其子太僕少卿端銘公諱應聘貴故得封太僕萬曆癸未進士初官史職歷位卿寺稱名臣實生太學生諱永美卽君父也君生三歲而太僕捐館舍甫薨太學亦卒母潘孺人撫孤成立君年十五補諸生從同郡禮部張公學因以盡交東南名士又嘗用氣排邑人之奄黨而宰輔者諸老生目而異之天性倜儻好奇節闊達自喜居里中倡文社聯氣類有不合嶽嶽不爲人下客至輒盛爲具同舍生乏糧用分齎裝厚給之居恒慕張乖崖陳同甫之爲人以爲狂者孔子之所取而無非無刺孟氏云不可入道今之握齷小儒拘牽一切塗飾鄉曲之耳目此其人於緩急何賴而流俗不察猥以自好稱之吾弗屑也君之親舊嘗爲負恩者所持君作色憤叱奮臂以除其害與人謀空胸腹畫可否它人嚙嚙不能決者君出一言裁之家無餘貲累散之以賑窮救急中年生計日困屢就鎖院試

不遇矢志拓落翛然自放山水間日唯舉觴高歌遺落世事而怨家反陷以文法宗人有力救之者始得免君旣免所親勸以委蛇從俗笑弗應脫身渡錢塘過太末入豫章盡探江浙諸山水與其地之賢者相結歸而搢擥不得志益發憤於教子君少精制舉義揣摩工苦於世所稱先輩大家特神而明之頃刻能灑灑千言家世受易采摭義解爲成書參攷古今先後所上便宜指切時事多所中其教子也闢講舍延名師盛爲束脩膏火之費中宵篝燈危坐以課諸子誦習或被酒側弁假寐鼻息齁齁然與伊吾相間非其師就寢弗寢雞初號鷄諸子起之雖風雨不少輟君嘗以肄業之進退文藝之工拙爲憂喜遇小試敘名稍後衆中叱咤加以楚辱見者疑其太甚唯君毅然行之生平雅志一第思前朝一代掌故莫大於科目由初祀以迄末造凡歷八十八科所放甲乙二榜累萬人君竭晝夜之力手自繕寫臚姓氏辨爵里整齊蒐補罔或闕漏書成足以備貢舉志焉君之專志彊力所爲必成皆此類也夫先王敦學以興賢能後代科舉之法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教其子而王者之人才亦於是乎出然唐之恩蔭流外歲二千人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又出身後嘗十年不得官惟宋

之榜額數倍於唐卽以解褐之期開註選輒近遂沿其制二百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皆其道有以鼓舞之也余竊慨吾郡舊門少俊比年漸情窳於學甚有棄而從它業者祇緣進取之道太狹學者求諸生如進士而進士之淹滯者白首不能望升斗之祿惟及第三人中始克服官於朝蓋國家選衆大半近於唐制吾南士又爲科繇所累志氣沮退學殖日荒唯徐氏兄弟擧上第負重名有志者稍稍聞而興起傳曰是穰是蓂必有豐年徐氏之教子如農夫之有穫可以救不說學之弊然則君之家法有裨斯世者大矣詎偶然哉君四子二女惟少子亮采爲庶出願宜人生原一兄弟今已見五孫皆頭角類異樹穀樹聲爲諸生宜人所以佐君成就諸子者母道甚備二女長適諸生陸最次適中書舍人申穉申以庚子解首舉進士科名與外家相亞吳人尤歆羨之嗟乎當君之排擯俗儒以其苟於自完不足乎緩急聞者未敢信爲篤論比見等輩中或淪落無後而君日顯然後知君之救人危急中無留腸踈通爽直之氣有以度越儕偶彼造物者實從而佑之也又何疑耶余以君入太學早歲曾一識之於南中及君貴而偃息吾吳氏之南園索余所作傳奇令兒童歌之以爲樂少年

恢曠豪吟既投老而興寄如故方與余相約過從適竟一病不起此原一兄弟所以痛而目余爲知君也嗚呼是可以銘銘曰

東海門閥肇成弘隆萬熙治仍名卿奕葉播德云維馨夫君磊砢更挺生遭時陽九剗其英酣歌慨慷心不平幸哉有子傳一經鳳毛雛雛麟觚并雞鳴課讀燈青熒掣風攫雲爭蜚鳴殿前臚唱弟與兄遂令當代欽科名玉山之陽七尺塋連崗蜿蜒波洞縈大書深刻余作銘億萬千世垂休聲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五終

梅村家藏藁卷四十六

文集二十四

墓誌銘五

朱昭芑墓誌銘

嗚呼史學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兵火散亂書卷殘闕間留一二碩儒將以紹明絕學天必欲困苦之挫抑之甚至天闕其年俾所著書勿就若吾舅氏朱昭芑可不爲之深痛乎君諱明鎬昭芑其字吳郡之太倉人曾祖諱顥祖諱鳳韶父諱廷璋於余外王父爲從兄弟以武科領參遊借職君生而穎異十七補諸生與余兄志衍游性彊記天姿絕人吾師張西銘友人張受先讀其文願與交兩公之友滿天下願推服爲第一君之名日益重羔雁盈其門嘗偕侯廣成先生游江右爲葉公大木之粵東其他卽交書走幣非所好弗屑就爲制舉藝極工三試鎖院已收矣復落會世變遂棄去與西銘門人周子儼齊名發憤攻古學世所稱朱周者也君每讀一書手自勘讐朱黃鈎貫上自年經月緯政因事革下至於方言物考音義章句無不通以訓故參以釋家摭摭補綴穿窐疑定紕繆絲分縷析而後

止長身修偉負意氣好持論恢奇多上下千百後若指諸掌聽者驚悚莫敢奪於國事雅有論述藏弄不以示人馬遷班范三史攷覈尙未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所著唯書史異同新舊異同二書先成其餘日抄月撮日史典日史幾日史略日史風日史游日史嘉日史芸日史異日史最日史併日史鑒日史彙日史料十有三種史料特爲可傳其論三國也謂陳壽有四闕不志歷學不傳列女不摻高士不採家乘在史法宜增其論南北朝也謂蜀魏吳晉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於唐書則歐陽主紀志及表宋主列傳一書之內矛盾異同仁宗命裴煜等五臣從容較勘不聞一言之釐正故修唐書者其病在分於宋史則孝宗本紀編年記事前後乖錯最爲不倫諸臣列傳詮次繆亂凡有七失蓋元順帝求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遼金三史告竣皆仰成於脫脫之手故修宋史者其病在易君之舉正辨駁皆此類也君事親孝家貧資束脯奉母撫幼弟以成立與人交推誠任素不侵然諾有古人之風自兩張繼沒志衍死事廣成一門屠酷君以窮諸生庀死喪支門戶傾身爲之弗恤曹偶雜坐歌呼諧噱初不以方雅自高遇義所不可則正色譙讓質責其非

雖豪右貴人無所嬖避蓋君天性彊直斥臧否厚氣類始終不變所守晚節浮湛俗間推移玩物聊以耗壯心而消盛氣世或以疏通目之未爲知君者矣居身清苦刻立其之江右也以試事請者齎數百金叱之去吳備兵使者鉤致之幕府中不肯干以私所居席門環堵卒之日其師吳魯岡友張無近門人王周臣醵錢始克以歛會弔者車數十乘皆知名士余與子俶哭之極哀屈指二十餘年知交漸減唯君及吾等爲三人每酒闌燈地君輒悲余之遇而傷子俶之貧俯仰盛衰未嘗不咨嗟太息而不謂君又如此也君生於丁未十一月廿三日卒於壬辰三月八日年四十有六配曹氏婉順有婦德先於君二十餘日無疾而逝年四十有三君之病也會曹之喪驚而哀遂以不治子四諱詔詔詒女一諱將以某月某日塋君於故里之某阡當君之未亡也詔書舉山林隱逸學官以其名聞君辭以書曰唐有李渤陽城宋有種放常秩元有葉李劉因六人之賢否不同要必有奇才異能足當國家異數某何所長敢與斯典君爲人植忠孝持名節絕意仕進以死自守此其生平大指已君之所處卷懷自得天實縱以讀書論史之年可以無死而不料一病以致君歿未兩月余之困苦迺

百倍於君君平昔所以憂余者至今日始驗憤懣不自聊乃致抱股憂之疾其不與君同遊者幾何而猶執筆以誌君之墓嗚呼君既死誰復有知余者乎不覺噉然以哭爲之銘曰

嗟妖夢何明徽帝錫符會於辰誅蕩蕩開天門從羽旄紛上征後良史資傳聞生正直爲明神刻茲石告子孫

邵山人僧彌墓誌銘

嗚呼此吾故友長洲邵山人僧彌之墓僧彌之卒以某年月其墓也以某年月卽其年以狀來乞銘則其長子豫也余諾其請且十年遭亂奔竄失其所爲狀聞僧彌亡後家益貧流離轉徙訪求之弗得有僧道開者從僧彌受書畫者也今年春遇於嘉禾問之曰豫客授步歸渡所過河遇風船覆溺死矣僧彌有幼子曰觀一足不更於行今出家於立墓余聞之哭失聲無何道開亦死余以仲冬鍵戶讀書有跛僧者蹠蹻而來曰吾邵山人僧彌之幼子觀也視其貌良是坐與語口噤淚噎不能詳十猶得二三云君諱彌僧彌其字清羸頎秀好學多才藝於詩宗陶韋於畫仿元末於草書出入大小米而楷法逼虞褚稱絕工平生揮灑小幀尺幅人皆藏弄以

爲重或購之累數十金而君用以搜金石訪雖彝及圖章玩好諸物此外
蕭然無辦題所居曰頤堂置一榻其中以藥爐茗具自娛性舒緩有潔癖
整拂巾屐經營几硯皆人世所不急而君爲之煩數纖悉僮僕患苦妻子
竊罵終其身不爲改賓客到門警效雅步移時始出與人飲不半升頽然
就睡雖坐有重客弗顧中年得下消疾覽方書多拘忌和柔燥濕飲啖多
寡不能適其中以此益困殆其迂僻如此君受業於牧齋錢先生同里若
文文肅姚文毅雅所推許居恒於人材消長之故搢搢抵掌慷慨極論及
與余遇旣憊且衰矣嘗共登雞籠山東望皖楚憂生傷亂泣下沾襟余迺
知君非迂僻者也於戲道開死無有識君之遺事者矣君之相知莫過於
余迺君旣死且塋遲之十年之久其詩文書畫已零落殆盡而孤雛赤腳
盤跼藍樓余傷心盡痛追憶其生平之一二以誌之者蓋不忍負君併不
忍負君之子豫也銘曰

文字禪書畫史其死也不死其有子也無子嗚呼僧彌而止於此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孝子鄭姓諱之洪字青山吳郡人卒年四十有六再娶於顧繼室孝婦顧

氏後君一年以歿同塋於長洲縣之武丘鄉其爲孝子與孝婦以何徵曰
 孝子之父保御三山公諱欽諭實名之而信也傳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孝子有此三者故全也今鄭仲子之喪保御年七十餘矣
 惇惇然爲其子承衾焉下綽焉旣封而命其孤孫櫛以反虞來哭若死者
 有知拊心蹕踊將無以卽安地下矣於孝乎何有曰孝子之不克終其養
 天也緣孝子之心知其無所不盡緣孝子之父之心知其子之無所不盡
 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子之窮通乎孝子之窮奈何保
 御之言曰吾仲子之事我也屏氣而愉色視下而應唯寢處則扶以侍非
 吾遠出未嘗宿於內也夙興燭湯實卮敬進飲已視沃盥吾飯亦飯齋亦
 齋吾止飲亦止飲其視吾疾藥必嘗衣不解帶母歿執喪致毀事後母如
 所生兄亡以其子子之遇寡嫂唯謹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仲子有焉
 顧著姓也孝婦婉孌莊敬旣饋而中外交賀通詩書工箴管無違色無諍
 言無私蓄酒漿必潔溫清以時妯娌稱其睦也僕御稱其仁也詩曰孔惠
 孔時維其盡之孝婦有焉嗚呼保御之稱其子者盡於此乎余於鄭中表
 也悉其內行知仲子之孝在乎保御之爲善而先意承志之爲大也保御

爲善奈何曰鄭氏之以術療人不收其直數十年矣里中食無糜者寧無
稽者禍患之素體流離之勾貨精廬塔廟之營齋利生老人傾囊倒庋設
法勸分捐捐然盡氣極力唯日不足而秉家之成外則仲子內則孝婦有
無匱乏惟恐傷於心而逆於耳黽勉播拄以助之施故保御無百畝之產
而常具十人之饌雖輻輳旁午苦身爲物而客過輒從容一笑爲樂仲子
則終日蹙然懼其親之勞而欲以身分之也吾吳徐宮詹勿齋楊孝廉維
斗致命之後子孫朝夕不給保御以己女女維斗次子以仲子之女女勿
齋孫傾身收卹勿吝保御聞敏習於名義而仲子則眞淳樸樸體親之心
急人之難當飢忘食泣下沾膺傍觀或以爲迂且怪而不知其天性至誠
爲不可及也已鄭氏自唐宋來世有清德吾同年士敬爲保御再從弟相
與立祠堂置講舍修復其祖所南先生之家法余每過其地羨兩君各有
壯子持門戶得以餘年偕隱太息久之未幾士敬之少子之鑑卒其年秋
仲子又卒嗚呼今天下爲善者懼矣彼夫恣睢鏗薄者之富貴長子孫而
行德於鄉死喪之間狎至卽天道將何勸焉豈仲子平生弔災恤患徬徨
隱惻其夙命實近而不覺逡巡感損歟抑其夫婦聞道有得臨終正定嗟

世人之恒化而遽反其真歟若夫所南之心史堙沒於重淵絕地之中三百年而後出其高風灝氣磅礴太虛不屑其子孫以塵滓乎混濁君乃蟬蛻而從之游也然則仲子之死賢於生也多已又復奚憾乎爲之銘曰君家三杏與君同齒君生亦生君死亦死人之云亡木猶如此山之崖水之湮墳三尺巋然時刻日月自今始爲義門爲孝子其留以俟後之良史矣

穆苑先墓誌銘

嗚呼余尙忍銘我友苑先哉自余生十一始識君居同巷學同師出必偕宴必共如是者五十年君今舍我以去余之行事將誰咨衷懷將誰訴憂愁疾苦將誰與慰解異同闕失將誰與彌縫乎君爲先大夫執經弟子余兄弟三人君所以爲之者無有不盡余雖交滿天下其相知莫如君君之愛我念我嘗恐其顛連磨耗一旦不能久存而不虞君之先我亡也君亡之一日猶徒步訪余余適有百里行欲拉君與俱不果比聞君問亟歸而已不復見矣余尙忍執筆銘君墓哉君姓穆氏諱雲桂苑先其字也自其大父雲谷先生善醫好修鍊吐納術年八十餘乃終里中稱爲長者子三

人君之父山谷其仲子也山谷與兄子少谷傳其祖父業而君習制舉義爲諸生有名君初娶陸氏生一男殤繼室以徐氏能勤苦佐君君貧士庭戶灑埽治壺殮觴客終其身自奉甚適者則內助力也然君竟無子少谷諸孫濟濟而君僅同產一庶弟濟若弟事兄猶父君撫弟之子如已出居嘗與余語初不以無子爲憂其內行可記者若此余之初就君齋讀書也有同時游處者四人志術純祐爲兄弟魯岡與之共事其輩行差少皆吳氏余宗也鄰舍生孫令修亦與焉自午未後十餘年余與四人者先後成進士而吾師張西銘先生方以復社傾東南君進而從之游先生之幼弟曰敎庵其遇君特厚同社中推朱子昭芑周子子俶皆與君交極深此吾黨友朋聚會之大略也君自少能文章有大志吾兩人以兒童時並驅齊名旣同補諸生而魏先一第君之負氣屈強未肯讓余余亦事必推君刻意用科目相期過於諸同人遠甚及余還自京師君進取之意落然等輩皆貴耻復與後生相角逐挫撞息機一以寓之於酒余時見君引滿輒用友道相規君之自傷連蹇不得已而寄此者未嘗不感余厚意余亦爲咨嗟惋惜不復言然君雖不遇吾等已仕六七人者處於社局黨論之中日

紛糾於不可解惟君性質識度以和平安雅爲長察機宜中肯綮諸公往往從而決策與人交好推揚其能掩覆所短其或兩家齟齬則緩頰排解之是以西銘數老成士必首苑先志衍用意氣結客昭芑子佩多在坐方辨論蠡湧得苑先一言折衷則人人自失也令修官閫中君過建溪以送之因留嗽荔枝商所以爲治甌甯之政遂爲八閩最余叨貳陪雍君來訪雞籠講舍流連浹旬恣探治城諸名勝與其賢者相結而後歸無何亂離大作吾等諸人皆引去謀與君偕隱海濱已而救庵驟顯救菴由睦之桐廬令人爲給諫君爲之上嚴灘者三過京師者再得以盡交浙東河北諸長者救庵慙直好言事君引禍福與之爭卽逆耳無少避諸公聞之皆曰穆君黃門之益友也晚而從純祐於汝南之確山純祐仕宦失志所守又山城殘破本不足以屈知己君特徇窮交之請雖至顛路道塗無所恨然亦自此東歸不復出矣君平生篤於師友忠於故舊周旋於患難死生屈指三四十年来爲弟子則哭西銘爲故人則哭志衍已又哭我昭芑志衍宦西川百口屠滅昭芑坎壈一生旣高隱而遺書零落故尤爲之加勵當令修之流離國難也塗炭南還親朋幾絕跡君握手迎勞流涕而問所苦

所以具洗沐餽衣糧者殷勤甚備救庵從右司諫改官甫還家而急徵遽至君於倉卒中策蹇先期北發傾身營護幾爲宵人所禍旣免口不欲自言其勞知交以此重之君爲人豐頤彊飯腰腹甚寬寡思慮節嗜欲無室家塵俗之累安居養生法不止於中壽惟其歸自京師與汝南也一以禪誦叅學爲事燕樂歡笑屢不與與亦對酒不飲有彊之者過數醺頽然就睡親舊或以爲憂其沒也從所善學佛慈公浴於福城精舍引襪失衣輿歸遂不復言無子而貧救庵經紀其喪始克殮少谷扶弟之子信炷委衾就位赴者皆長慟失聲嗟乎君早歲不得志於身名實藉二三友朋以自振旣垂老而所知益落魯岡失明余與純祐令修日窮困而子倣屢上第君每追溯往事相與閔默者久之然則君之讀書不效而逃於酒飲酒不樂而又逃禪惘惘失意以至於此者則吾等之故也豈不痛哉嗚呼余又何忍弗銘爲之銘曰

山也不可無雲士也不可無名我思伊人東海儒生或游燕而去歐越或適蔡而過汝墳從容談笑急難解紛爲魯仲連爲樓君卿噫嘻後千百年兮庶斯義之不泯視我刻文

處士近陽張公墓誌銘

宣城孝廉張君子寅諱皓以謁其師來吾婁持其先君之狀爲請曰某年踰二十舉於有司痛先人之不吾見則以先君之得余晚也先君年七十有三兄弟共八人而先君之沒兩幼弟踰數歲余自就外傳以及成童而先君固已老矣今日之狀則皆得之吾母與吾兄吾母之言曰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侍舅姑猶見汝伯父光州公光州之棄官歸也爾父飯必同盤而食家事先諮而後行曉起叅問起居有疾跪進湯藥夜不解帶吾繼室也汝前母盧夫人舉汝兄四人女兄弟二人爾父教之皆有禮法性嚴治家如官府子孫有過加譙讓若無所容一門婚嫁盡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時所稱甚嚴祀而重祭偕光州公立家廟春秋俎豆勿缺爲世譜敘族姓辨長幼焉此皆內行吾知之餘以問而諸兄吾兄之言曰吾父居家雅自刻苦而輕財好施專於趨人之急不顧己私歲大嘗指家園米數百斛一朝減直賦與平民粥以饘餒者樵收道瑾澤及枯骨矣宣有河當治使者下令勸里中則大輸之粟不以累下貧里人至刻石爲頌汝幼皆不及見也親舊有貧而鬻於人以爲傭吾父遇之泣捐金言於主人而免之友

人謁選得瓊州參軍不能治行以既脫地質數百金以去從海外歸無一
縑償而吾父還其質刻勿吝也人皆謂吾門必大卽吾父亦嘗自謂吾有
陰德子孫其有顯者乎晚年課諸子勤學望有所成立顧今猶困諸生不
克竟先志是當在汝某遜謝且泣拜而識之嘻孝廉聞之廼母若兄而余
聞之孝廉者如此翁諱國賓字用明號近陽隱士後泉公儀之子河南光
州知州國鄉之弟甯國宣城人也娶盧氏繼娶何氏有子八人其一早歿
皆有聲庠序間孝廉君學器識業踔然絕世次第六廼何所出也孫男共
得十五人曾孫男二人詳行狀中緹緹未艾於戲盛矣因歎自亂以來大
江南北清門世胄不保其孥者亦數數矣皖口姑孰之間兵革雲擾翁之
後獨亡恙且益見增熾何也其陰行誠大過人者里有豪飛而食人翁嘗
面折之其人悲陰中翁不已光州公請直其事翁卒不肖族亡賴子亦嘗
詆謫翁翁竟無言亡賴子歸舍後暴死擱非翁者獄矣翁生平善書篆旁
通巫咸許負珠珞形家名家者言圍棋居能品下及博塞皆工而貌若不
知邑屢舉翁鄉飲酒輒閉門謝病不爲赴年七十有三臨歿預定畧刻其
高行通識如此以此必有後矣今諸君奉喪葬於敬亭之陽從先志也喪

東某謬爲銘銘曰

善矣而不近名福矣而不履盈保艾爾後克昌克成贊何高在敬亭再世
後莫與京斯足紹壯武之子孫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六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七

文集二十五

墓誌銘六

太僕寺少卿席甯侯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江南大祲當事者設法勸分吾郡席君甯侯以太學生捐入千金賑饑者應撫黃公希憲以聞優旨嘉獎予以官君以親老固辭且上言願助國家討寇請輸所有以佐軍先皇帝以爲忠卽家授文華殿中書兼太僕寺少卿當是時司農告匱捐助之令屢下貴戚世臣鮮有應者上故驟尊寵之以風厲天下然而時事已不可支矣在搶攘之日君嘗一至留都覃恩褒封祖父如其官已而副節使慰安唐藩移湯沐於臨汝因其地不受封君盡心藏使事崎嶇兵間僅而報命歸隱洞庭之東山其地僻處太湖餘隄出沒會大兵南下蘇州初入版圖荏苒亡命倚兩山爲窟穴君素得鄉里心埽地盟曰此萬分無益徒使吾屬無噍類耳修扞築申約束聽命於軍門以故東山獨不被兵君家居數年病卒其孤啟圖等踏門來告曰先子已獲祀於鄉葬有日矣敢以納窆之辭爲請余日諾按狀

君諱本禎字甯侯別字香林其先安定人以唐禮部尙書豫爲始祖五傳爲武衛將軍溫避黃巢亂挈三子尙常當以渡江僑居洞庭君則常之後也自常十三世爲安邦在明初有壹行安邦五世孫曰程程生綱綱生旋旋生鈇鈇生贈大夫怡泉公洙著家訓修隱德有四子其季乃贈大夫端攀是爲君父右源公右源與其兄左源用廢箸起家吳人稱東山者曰左右源席氏君生而嶷然露頭角讀書治詩春秋事右源公及吳淑人以孝父歿穿墻舍傍日吾不忍離也有祖祠在翠峰巖時上享會其宗人立義莊義塾自爲文以記彬彬然修士君子之行焉其於治生也任時而知物寵萬貨之情權輕重而取棄之與用事者同苦樂上下戮力咸得其任通都邸閣遠或一二千里未嘗躬自履行主者奉其赫蹏數字凜若繩墨年稽月考銖髮不爽質庫所入不貲倍稱之息於人人爭歸之所贏得輒過當繇此其業數歷又數起云臨清之破也悉亡其貲君恐以累故人之寄橐者將倒屣還之絕去什一弗復事聞者感其意固請乃止未幾盡復其所失且倍焉旋船之獄江使者誣其家客爲間謀收執彭考踰二年廼解所市物以稽緩踴貴計其費乃足以償此雖屬有天幸願其居心持行足

以致之豈苟然已哉賤饑由吳以達於傍郡達而山東臨濟多所全活又月以朔望次日班粟里之貧羸者擯繇役鑿道路病者注藥亡者給樁焚券棄責掩骼埋胔以爲常固其天性好施亦因時方傾亂不欲厚自封殖非云輕財將以守富也人謂君素苦肥疾無聲色玩好六博嬉遊之樂終日捐捐然勞身爲物晚年始構一山園又不及見其成就夫富眞爲君累耳余則日不然自變故以來仁人長者坐視親知故舊流離患苦義相收恤而力不副其願徬皇太息者比比然矣君則探囊以應稱心而行之然後知天之予君獨厚而君平生所快意適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君生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於順治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配吳淑人側室延氏談氏有四子長啟兆延出次啟圖談出啟疆啟寓亦延出女六人孫男一永助啟疆出孫女二人君歿未一年啟兆卒啟圖善病而少子尙幼其爲太學生營葬事者啟疆也墓在東山之陽葬以己亥八月之某日嗟乎當先帝軍興孔亟之日若人人趨令如君未必不足以擯挂萬一輓近藏錫者旣不能仰賞國恤又以其間剝剝鄉里以自封及難作而絨膝扁鵲亦隨之語曰墻高基下其崩必疾賢者以財自衛而愚

者多藏厚亡聞少卿之風斯亦可以感矣余於君有一日之雅家大人以幼女字君少子其分誼在師友骨肉之間知君行事爲信故不辭而爲之銘曰

漢拒榮陽任氏迺興景征七國毋鹽代金居奇致羨匪時弗成保己善物終全令名斗軫告災吳饑楚戰毀家佐軍日余是勸功在濟荒守能已亂白圭計然知退審變莫釐嵯峨去天尺五流水洋洋原田廡廡云誰之封若堂若斧刻石幽宮垂示終古

吳郡唐君合葬墓誌銘

吾郡以孝謹世其家者曰唐氏其先出自荆南宋叅知政事質肅公介四世而子孫渡江僑居吳是謂授書郎裕文公自裕文下十有七世海虞牧齋錢先生所誌晉陽唐君聚升墓諱映奎則君之父也由聚升而上累世修儒術聚升早孤能以科舉業教其二子而君居長君諱景錢字時若別字容齋與其弟默齋相友愛偕君之子堯勳三人者皆諸生余讀海虞之文固已心儀其爲人且曰吾郡之葬其親者好竊公孤名氏以爲重唐君獨知牧齋爲可傳斯之爲好文抑亦足爲孝矣今年春堯勳喪服踏門來

謁賊齋尤助之請曰吾兄之乞銘先墓也將以圖不朽今者吾兄又亡矣
微先生孰宜口銘余遜謝不獲乃據堯勳自爲狀序而銘之序曰君初治
經爲應舉學自以往代名賢後無以光耀前人之爲乃益攻苦於所習其
制藝頗爲里中宿儒所稱許既再試鎖院被放而又遭母喪會玉師下
吳郡旣定而湖寇大作老幼爭避匿君不可其父勸之走君號頓匍匐願
謂弟曰父往不可莫之侍也母殯不可莫之守也行矣我必死於此無何
寇至投以刃不中中庭柱刃碎於木寇執其樽不能擊愕然阻乃舍之去
禮人子居喪殯必用車車必有紼所以備火災戒不虞也其祭也謂之越
紼而行事夫祭尙謂之越紼可以極在堂而不守乎火災尙備而況於兵
乎古者三月葬無所用遭兵之禮然謹而防之如此若唐君者斯可謂之
知禮矣當是時部使者有徵令於吳中有司富人籍以典職作而君之
父貲不中格年老矣名乃在選中私憂之不知所出君奮曰朝廷自發
金錢予服官特以勞使民戶苟吏不乾沒工不惰竄而我出私財以彌縫
其闕則事亦易辦耳於是辭其父常以身繇部中賦事獻功甯勤弗怠如
是者五六年始遇恩詔以免等輩大抵破家矣而君不因君天性精密

既棄其經生言則疆本節用大修其先業間出於廢舉以相濟太公得以
擊鮮奏酒佚樂而終君蚤作夜興攻苦喫淡具酒食以會里黨推貲財以
恤親知嘗以默齋性簡易不甚治生產日一家之中有無必共幸處羸餘
而可以弗吾告乎平居不苟訾笑從昆弟親戚飲則歡怡竟日愛其子教
督之爲延經師禮事之唯謹其爲人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姑以孝治
家以勤知詩書備婦德生子而年不永繼室以鄒氏君疾革而勅
其子於喪葬所以處二母者得禮之中焉君歿康熙七年秋距其生乙卯
也年五十有四黃孺人同年生先於君三十年卒一子卽堯勳黃孺人出
也娶鄭太學泰裕君之女君女二長許字于華爲進士扶翮公之子次尙
幼堯勳以庚戌閏二月之九日合葬君夫婦於友字圩之舊阡從遺命弗
他卜也堯勳尙未免君之喪而其於母也生襁褓而見背故哭踊加哀葬
之日行道聞而悲之余雖未獲識君而默齋之來速銘也口述君之謦欬
語笑若可得其髣髴非其生平相愛不及此嗚呼觀君於兄弟父子之間
則躬行孝謹亦可得而推矣法當銘銘曰

有朱直臣曰維子方朔彼初授政最平江南渡建炎詔求其後道斷不達

除官未授載觀家傳迺遷此邦譜則備矣史應失詳孝謹傳家儒生奇節
苦出弗離格於金鐵長憂兵火少事詩書用其萬一力田廢居杼軸其休
徵令以息小試治家有治有則何有何無相期相救維兄及弟自親逮舊
保有令德質諸先公胡不中壽有子亢宗山隋水旋若堂若斧同穴茲邱
爰告終古

太學張君季繁墓誌銘

張君諱介祉字季繁吳之長洲人曾大父建旌大父元善兩世皆諸生父
宗文有六子其四出元配龔氏君其季也甫十五而孤養寡母以孝恭事
伯兄惟謹仲兄有子而歿叔天且無後君所以撫孤姪舅族甚備友愛
兩弟無間言年三十始入太學歸而大治先人之邱隴母亡合而祔之送
車致百乘里人以爲榮中年教諸子以發名成業晚乃自營一坏於湖山
之間召所親置飲登高望震澤喟然歎曰吾起孤僮不意自立而今將老
於此死不恨矣君長身豐下恢囑善笑余衰憊始識君君嘗期余以山梅
大放時過其彖舍作信宿留余遂巡不果遽聞君以病沒君之子請以墓
中之石累余余不忍辭也君天性善治生居家好置重堂複屋收陂渠邸

閩之利雖累積纖微以漸致贏餘實用既饒間出於潤達變化以自衛處
通都之中贍宗族賑里閭交諸侯結賓客雍容而修豪長者之行語日人
富而禮義附君之謂也當明季嘗捐困粟以大償貧民之不能漙者所全
濟甚衆在 本朝之初闕吏以軍興法除馳道用君爲植旣罷而服官之
領織作者又從而檄之君之屬役賦丈頌廩獻功盛爲當事所嘉歎此二
者君緣不得已而從事故弗欲自言其勞特以紀邦役則亦行之大者余
獨謂君治田一事尤可書夫吾郡之田其賦額古未有也近又加以徵令
急而民之不能應者出倍稱之息以貰貸甚且下其直以請諸佃作者粟
未登而租耗其七八比入則又糞土棄之唯恐不及於期會蓋有田之患
若此吳民數百萬戶大抵皆破矣而君獨以田起家先是君之起家也穀
騰踊催比亦不至於甚苛其後也緩者亟貴者賤公私兩被誚而君優裕
自如聞一令下則必變其術以相撻拄嘗告於衆曰古設田以養人今設
人以養田吾取百畝爲之率儲三十金以預滋其潤卽田不害矣是言也
策未有善於此者也然惟君乃能行之余輒思其故君之產率上腴又能
起廬落給牛種以勤耕其輸於官也不待取諸耕而後足每先期趨令雖

有里胥邑猾失所挾持以索無名之錢遠夫租登塲而君高其廩庾嘗俟時而擇利初不緣縣官之緩急爲棄取此三者中家以下所共知也而妄冀效君則不能然後知田非不足困君君之賞與其術自不至爲田所困有司者狠欲人人趨辦如君舉而槩之不亦惑乎周官之首曰本富漢法之善曰重農今誠能準古制以大寬民租徐擇其孝弟力田者錄之以官者在令甲庶幾吳民知勸疆力而急公上不獨君一家已也余於誌君墓舉之爲斯世告焉君娶陳氏而賢有五子以諸生祖訓爲長次起鵬艾震維同母弟也先後入太學庶出夢麟者最幼君有四女孫七人孫女十三人君諸子進止儒雅文采皆可觀其入太學者仲與季且最最稱用中外清整所婚嫁皆名族君生己酉六月之三日卒庚戌十月之十三日遺言以踰月葬禮也諸子遵而行之墓在彈山之麓具區之濬去鄧尉先隴不五里吳人之俗歲於山中探梅信傾城出游張氏兩墓深淺皆直其勝君之葬也余越疆而弔見墓門有垂垂欲發者其親串故人酌酒花下而後去嗟乎古今論人之不同一日勞生一日達生君之自壯逮老其生也可以謂之勞矣營生壙作終制若是乎高人曠士之所爲何哉余讀喪禮子

思子之言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惟君之生計足喪具備早營高燥而勅其子以氣絕便歛歛訖便葬皆出自生平精彊心計之餘習豈追慕昔賢之佚事而爲之者乎然君於書傳頗能涉獵其大略與人交撫掌歡譟坦易無它腸此亦於道爲近未可見其捐捐然役役然謂與古之放達者無一端之合也余自笑足以知君可以銘銘曰

有墮者山有瀾者水歲直降婁月躔星紀彼墓大夫指說妙理早甯體魄後必大起主人康強笑而聊唯爾言果徵余不畏死噫嘻古有輕人不貴之軀以自驗其術者乎吾知君之卽安於此也請以俟而攷諸筮史

席處士允來墓誌銘

余間往洞庭東山則必訪席君允來氏自其父震湖君世居莫釐降下有茶癖以善種花得養性術年九十五而終席氏系出唐禮部尙書豫由安定遷吳子孫用廢箸爲業君以心泉君濡之子出後於叔南濱南濱年亦九十東山稱兩席翁皆長者君爲人孝友廉讓中歲棄所學計然術灌花淪茗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夫多稱之允來其仲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風所居繚垣三楹牀茵几杖位置皆得其處蘭蕙數盆怒芽

競萬牆頭有木瓜朱櫟一二株垂實纍纍向人窗前置拳石面勢膏理似
長與人同卧起者其下嫩草雜卉疏密可數嚴淨瑩潔殆非拔箕縛帚所
能及而牡丹數十本尤絕出於吳中余嘗以花時過之其花之妍媚靚艷
如笑如迎卽葉之向背俯仰有自矜之色觀者神移目奪恍然若與之遇
也客訝而問曰養花有術乎曰無術也吾父性愛花見花之榮也則忻然
喜其瘁也則悄然憂自壯迨老寢興食息語默醒醉皆以神入於花之中
得其陰晴開落而與之俱化吾父亡不敢以改庶幾見之如吾父之存也
聞者爲之捧手歎息後余每過湖君開門煮茗清談促坐別則落其簷果
餉余余不孑傍徨不忍去蓋洞庭最稱翁氏朱氏有兩樓君之尊彝圖卷
不及翁湖山歌舞不及朱而獨以潔勝卽君家太僕用萬金起一園迺游
者過之而後訪君皆歎曰若此亦奚用壯麗爲也君以其不相當輒笑而
不答噫嘻亦異矣哉君年六十有一而歿無子其病也鬱鬱不得志床頭
有一杖生平之所愛弄顧視惻愴折而投之曰吾不忍以貽他人旣篤友
人吳亦昭撫之曰君死其如花何君張目直視歔歔不能語夫亦可悲也
已自古人達士流連寄托其於花各因其性之相近以名所好深山道流

餐落英飲漚露者往往可以不死震湖之年近百歲殆似之矣而君僅得中壽何歟震湖君諱榮君諱元泰戊申之八月某日以君未命同時窆於祖塋馬塢石塢之二阡余旣與君游又聞震湖之高風父子以種花終隱故因誌君而并及其先德嗚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爲之銘曰

昔之傳牡丹者首姚黃次魏紫五侯貴千金市莫釐峰具區水有一人慕黃綺階幽蘭籬芳枳抗烟霞絕塵滓花寒愁花開喜識花性得花理胡弗祀沒猶視其魂魄遊於此我作銘告閭史孝隱士元眞子若席君者斯可以死矣

宋幼清墓誌銘

崇禎十有三年吾友雲間宋轅生轅文兄弟葬其先君幼清公偕配楊孺人施孺人於黃歇浦之鶴涇而屬余以書曰子固習知我公者也不可以無銘嗚呼公之亡距今十八年矣余生也晚則何由習公之深也初余游京師從現聞姚先生商榷人物余進曰今天下漸多事矣士大夫願浮緩養名無一人慷慨俠烈以奇節自許者先生詎有其人乎先生慨然曰吾同年生宋幼清俠烈士也因談幼清生平甚悉先生善持論慎許與與人

言音吐如洪鐘其談幼清尤磊落可喜侖儻非常聽者毛髮盡悚起舞擊節嗟乎獨不與此君同游哉先生又泣然流涕曰幼清亡矣余哭之見其孤藐然也甫四歲聞能傳父業近有聲問來於是聽者又變色與歎以賢者之不竟所志而後必大也公諱懋澄字幼清先世汴人趙氏之苗裔南渡入杭宋亡以國爲姓遷吳爲鉅族高祖諱論成化中鄉進士會祖諱公望祖諱坤太學生父諱堯俞嘉靖中鄉進士上書張文忠諫奪情不得第著薊門集以卒公其仲子也雲間好濡綬而公獨以俠聞志行果決踴躍不羈嘗以丈夫生世與其隱囊塵尾以送窮年不如犬馬陸博可縻壯志乃益跌蕩於酒以自豪有願君于君者爲異常之交痛飲竟日夜行歌呼道中客或諫之輒曰身自大呼何與他人事不爲止公雖放於酒人平內行修潔事親孝持身廉振人之急家無餘貲刻趙虞卿之像就其家設祠堂事之曰虞卿烈士棄萬乘之相而徇一人之窮眞吾友也久之鬱鬱不得志走京師會光廟及福藩出閣講學議者謂宜有等殺廷爭之勿能得公奮曰上以親愛待太子諸王固非羣公所能言言則謂其冀後福固有所輕重也我以布衣勢無覬倖卽如是言上意或有動耶或勸之曰卿無

言責奈有老母何乃卽其牘上宗伯羅公書凡數百言言甚剴切神宗皇帝在宥四十餘年士大夫所持國是無如江陵奪情光廟出講一二大事皆通國爭之會暴有所摧折士氣憂不振公父子皆書生先後游太學持直節發議論赫然名動京師已歸而舉於鄉凡三上不弟同年白公正崇精數學能前知嘗爲公言我兩人將先後亡不出兩歲其刻時日其卒也公哭之慟嗟乎公爲人落拓有壯節好奇計足跡遍天下散財結客嘗欲一旦赴國家之急以就功名聞白公言中夜悲歌自知所志不遂而亦殆將病矣公歿後數年而余得聞公名又三年而得交於轅生兄弟姚先生所謂四歲孤也公初娶楊孺人繼娶施孺人先後以孝聞楊孺人之歿也公在京師不及見爲其留侍張太孺人也張太孺人歿公免喪後復遠遊所至必與施孺人偕稱賢助凡後公十五年而卒轅生兄弟工文章交游遍海內顧出公所爲詩文尤豪宕自喜又負奇略規摹九邊形勢親歷險塞與其賢豪長者游生平居燕者十之五六居吳門者十之三四若齊若秦若汴若豫章若楚越皆居焉其客吳門也夜半取道湖泖間雙槳若飛巨艦中點兩樺燭衣冠危坐盜賊望見以爲神人不敢犯歲晏從豪家貸

百金以餉賓客發之非精鏐大怒投水中曰此何以餉人其雅性如此夫以公之才處平世抑鬱無所就以至於死若使至今日如轅生兄弟所遇之時當馳驟一切以取將相何至以孝廉終哉雖然公以布衣上書塵切天子又處朝家骨肉之間而公卿不以爲非當之不以爲罪今罔浸密矣姚先生帷幄近臣用言事故爲讒者所中且斥逐放廢以終公而處此其將上有陳東之禍而次不免劇孟之疑不如速營糟邱以自老也是宜爲銘銘曰

仕俠則剛不確不芒今之篤行遁古之狂厥施未究始謀永藏湯湯湖水玄石幽房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七終

梅村家藏藁卷四十八

文集二十六

墓誌銘七

張母潘孺人暨金孺人墓誌銘

余友刑科右給事張敕菴諱王治以戊戌之月日偕諸兄葬其妣潘孺人於虛宇府君諱翼之之墓而金孺人祔焉金孺人者故翰林庶吉士西銘先生諱溥之生母也虛宇公元配陸孺人無子有子十人唯潘孺人以繼室生源與潘而敕菴最少三人者爲嫡出餘皆少室其前乎金孺人者有汪氏葉氏虛宇公之葬也先以汪從比玄堂之啟葉爲同窆而不得與金孺人並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且以不沒我西銘而推崇其所自出禮也先是敕菴官京師疏請葬親以例格不允比歸而謀襄事踏門來告曰先兄西銘成進士而葬我府君今王治叨一命葬我母以及先兄之母則猶先兄之志也先兄之門人唯有子在其界之一言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孺人潘姓家世太倉人祖父皆儒者有學行孺人在震而表嘉祥及笄而嫺內訓其嬪於張也贈君夫婦在養而庶子之出多母者在抱孺人專柔恭

順奉顏色庀甘旨克以孝聞其厚前室之家也如已家字他姬之子也如已子外而門從姻黨下而阿保僉媿遇之皆有禮法族蕃且大中外無間言府君之兄司空公夙友愛而爲左右所甚間孺人從容告其姒婦曰娣之於姒以何親曰以兄弟親也然則第奴舍客以視兄弟誠有間矣他人以疏親獨不能使親親此吾夫婦過也司空聞之泣復歡如初府君以執友王公無子命以已子子之卽敕菴也王公歿家以浸落孺人迎其嬖嫂以歸在禮異姓不得爲後其卒也或疑其服孺人口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哭其又何疑焉府君晚歲不憚思諸子以文墨自奮孺人設家塾宿膏火窮日并夜述遺語以勗勉諸孤奇西銘之才獨憐愛之命諸兄與之齒曰若無易此子爲也金孺人天性謹約於流輩中素歛退而獨歸心孺人常教其子以孝雖析箸異居而晨昏罔間西銘貴賓客生徒奉脰酒執羔雁起居兩太君者車數百輛金孺人必推孺人先而已下之孺人所出三子皆才每兄弟同集篇章競進辨論譏起西銘顧其坐客槩論天下名士輒屈指曰我八兄我九兄八兄謂源九兄謂濬也敕菴甫訖而孤孺人以屬之西銘曰若善教此兒哀此兒尤小也西銘橫置一榻有皮圖書朱

黃鈞貫手指而口授之其於立身取友之道厚期待勤誘接嘗廢卷太息曰我母老矣安得吾弟之早就一第以仰慰我母乎崇禎己卯儒人亡又三年西銘歿金孺人傷心靈痛未踰墓亦至於大故從此師友凋亡陵谷遷改海內人士扼掣於盛衰興廢之際在兩母之歿惻乎有餘感焉救菴成進士官諫垣酒闌燈地追憶西銘昔年太息之語而孺人已不待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初西銘之葬府君也張氏十子就列而三母帷乎堂鬢而將事今西銘無子有嗣子曰永錫而葉母所出二人質先也長兄先亡次京應也亦老病以此三母之葬皆救菴及其同母兄主之君子曰孺人之訓齊異室足比同仁救菴之志篤在原可稱不匱善哉足以爲法矣抑吾聞之孔子葬母於防門人後至夫負土執紼亦爲人弟子之道也偉業挾筴從師升堂拜母哲人旣萎十有九年今者覩雙碣之歸然庶九原之可作南瞻其子北望其親在於吾師可云無憾而門人都講漬酒山邱松楸之痛方深蓼莪之章久廢江都子弟重經董相之墳沛郡諸生共誅桓爨之行能無泣然而已乎乃因救菴之請爲之合誌而銘之曰

母也十子慈子也百世師我刻此辭其繫後人之思者庶幾媲美乎鳩鵲

之詩也

佟母劉淑人墓誌銘

大房山之下有佳城鬱然斗泉聖水蜿蜒趨之者是爲佟母劉淑人之墓淑人之葬也子江南右方伯諱彭年方從政於吳季弟房山令有年爲書告兄曰呂望封齊三世葬周不忘本也吾家備旌車之族掌環列之官循墓大夫遺制三輔股肱山川完密莫宜於房邑自吾吏茲土行營高燥兆於僕旬而墨食將以月日啟攢塗於國門之外逆吾母之喪而塋焉方伯奉書而泣乃手疏內行謁銘於偉業曰先淑人之疾革也吾兩兄屬橐鞬於南鄭彭年亦先受任肅州會家中丞建節河西避尊與戚官命未改獲淹久於私第適罹大故偕吾季鋪紱紵視含玉是天假其間少追恨於終天也今兩兄還歸率諸子弟奉轎車穿復土百里之內外姻畢至彭年獨守官於南不敢越制徒跣以及於祖載庶幾下紼之石鑣懿行而掩諸幽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請累子偉業曰維公有恩德於吳之民公之母則猶吾母也敢用不文辭乎按狀淑人劉姓占籍甯遠衛處士雲封公女也其先元戎高其勇爵父則壹行標其素風維佟氏遠自晉魏以來世著襄

平之望釐爾嘉耦嬪於高門繼亭公通明高朗著令望於圭璋淑人婉婉
溫恭表芬芳於綺筵盟饋而媵御畢從廟見而宗親交賀崔盧儷其光華
鍾郝侔其禮法矣其逮事王父母維齋公與李孺人也百歲壯容班壹之
就邊屯收九十健飯虞譚乃家立養堂及爾尊章亦稱耆艾左馭右弼異
室同堂贈叅政西河公偕林淑人有子亦既抱孫親在口不言老一身并
白兩世晨昏君姑夙戒於雞鳴長矧敢休於燕寢酒漿腆洗趨代勤勞箴
管輅絲先時紉製此淑人之孝也相我夫子夙夜不遑挽鹿車以御窮卧
牛衣而勞苦士處世豈居人後君諸兒必大吾門教之以方從其所好既
而漂搖風雨瑣尾山川鐵籠載而尊老以全雍樹馳而細弱乃免明智有
餘提攜不易天平何酷命也於罹方百口之無歸又兩親之不祿流離空
乏號叫蒼黃心枯墊隘之辰禮盡凶荒之日備物附身之無憾遇時卒哭
以猶悲此淑人之賢也豕鬪建邦勇不忘親危而致命敝無存之死逆者
皆壑杞梁子之喪復之以矢割情止慟收淚存孤得其死所童汪錡亦可
弗殤雖曰無功子千秋於今有後此淑人之仁也 王師南邁江漢徂征
代馬嘶斜谷之風巴山望桑乾之月二子當年兆年豈敢定居身許人而

母在不邊將父弟在軍者兄歸告我征人勤於王事趙奢當受命之日不知身家羊琇處軍旅之間其唯仁恕不以餘年累汝弗因吾故去軍此淑人之義也世祖章皇帝稽古右文興賢育俊則有東都好學四姓橫經元祐求材十科造士篝火佐芸窗之讀倚閭傳鎖院之名績試方州才遷望郡高唐盼子之遺愛常山主父之故城華髮從游輕軒就養子勤於政母教之忠黽勉家風格居官次何平子豈專祿仕直不疑多有平反洵致嘉聞克遵慈訓旣朝廷布蓼蕭之澤而私門執荼苦之誠追念先姑陳衣綦綯何心主婦被服山河屬湛露之遠敷已下泉之同歎於時方伯公改官武德擢任并州厥次城頭神紫夢寐銅鞮陌上目斷檐帷王僧孺之引騶清道悲不自勝願元歎之高會趨庭傷心難再攀闥門之楊柳望涿水之松楸枯魚銜索經霜露於三秋哀雁填泥隔關河者千里庶憑彤管足嗣徽音徵諸琬琰之詞聊釋杯棬之痛嗚呼淑人之內行方伯紀之詳矣自其癸未生之歲七十春秋而方伯貴又七年而棄養則其生卒也六子事有可書者五人上塲而名者爲定邦則方伯之弟而房山之兄也孫十三人國璠少孤諸孫爲長瑋珩瑱瑨瑤瑛瑒皆方伯之兄子璣瑛琇則方

伯子也琳琅琬則房山之子也皆冠之以國者著其行也謹最其餘行宗
黨稱其惠也嫺戚稱其睦也諸婦稱其莊也孫婦之既饋者孫女之已行
者未笄者教之如諸婦也曾孫之在孺者撫之如孫也林淑人之女歸於
吳者生乎於我養死乎於我殯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則其恤養逮下
可得而推也偉業聞之自古興王之代必先世祿之家在我 本朝佟爲
貴族如西周之推尹吉東都之重楊袁非徒峻秩雄班禮隆使相抑且文
軒雕轂秩比鄉君顧鍾鼎之疏榮繇藿鹽之代匱猗歟賢母允也禮宗文
通武達而子孫衆多男清女貞而姻親光寵德音茂矣福履綏焉猶有緒
言不無遺戀雖幸萬石兒郎悉居官下終念伯仁兄弟未盡目前愍孫謂
靡父何依舒祺哀此兒猶小崦嵫日短禾黍墳高冢近樓桑流水出盧家
之灤山名木葉故鄉歸丁令之家偉業同病相憐有懷不寐風停樹靜聽
宿鳥之啁啾石泐金銷望喬松之偃蓋表丹青於奕世昭 綸綍於當年
長沙人士文稱陶母之賢稷下書生筆諫莊姜之行用徇方伯公之請而
爲之銘曰

旌丘葛兮蔓高城尾畢逋兮烏烏聲伊孝媛兮斯晨征左抱姑兮右提孫

號且踊兮蒼旻聞嗟往事兮何酸辛河水漣兮恒山青被命服兮乘朱輪
我有管蒯兮有藜藿兮何鼎烹惟玉樹之森森兮慨余心之既甯
石闕兮高墳玉珮兮輻輳望錦川兮夜月跂醫閭兮秋雲噫嘻千年終
古兮其永列於斯文

封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西安府長安縣人封驃騎將軍梁公諱孟玉之妻江南總兵
都督同知化鳳之母也家本青門素族父以黃髮杖鄉少習端莊長嫻教
訓明詩習禮親灞岸之蠶桑結帨施衿勞扶風之砧杵梁爲舊姓世乃儒
流衡茅兩版守北地之高風弧矢四方襲河西之餘蔭日惟賢媛爰定厥
祥德曜成皐廡之名伯鸞避世舞陰保陵鄉之胤少府承家遂啟元戎適
逢興運當其提兵牛渚築壘鳩茲爲王事維棘之秋正將母不遑之日義
豈絕裾溫太眞之誓師姑孰功因剪髮陶士行之駐節丹陽爲彰陟屺之
勞封於石窳用報倚閭之教錫以延鄉以順治十四年冊拜爲驃騎將軍
夫人夫有爵而婦則從子旣官而母以貴已而位躋上將略著全吳高牙
大纛中權領東海之軍文驅雕軒內顧盡北堂之養沃洲之浪不驚方舟

徐進下瀨之師頻勝扶杖何憂爲將愛民此乃吾親所教以身許國勿以
母老爲辭待興霸以同餐賓僚誦德爲張遼而下拜將吏趨風霜露不居
青徽遽謝乃以丁酉八月二十九日遘疾終於崇明之府第距其生年辛
巳四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嗚呼夫人孝敬共勤賢明貞慎劬躬盡
後作法貽謀長子鳴鳳爲長安縣諸生次都督也由丙戌科進士蘭臺著
述孟堅爲定遠之兄新息勳名伏波乃長平之弟跼蹐競爽騁驥齊驅二
婿則武達文通三孫並蘭芽玉茁孫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襁褓爲環
奇異質婚嫁皆方雅名家無不義切杯棬禮修擗踊從者襲經而哀號居
者見星而奔問於明年十月扶輿西遷餘艱之卒萬人鑿而路祭魚鹽之
城百里哭以過喪馬鬣將封虞歌在道卜以某年月日葬於長安縣某地
之新阡禮也都督公以金革變禮邱壠興懷甘泉圖畫秋風吹九陌之塵
槐里松楸夜月照萬年之樹爲之銘曰

安定之裔益耳之門舉案風高慶及後人酒泉辭歎曰余有母以茲教孝
允文允武慈姥有山丁蘭有廟采石來歸板輿是導駕言徂東至於海邦
扶桑日出戢戢養堂板屋之風婦女知義嗟季行役勉旃無棄爰告彤史

昭示勿忘誰謂內則紀於戎行昔人所戒師遷於墓軍行勿剪誦及行路
今營高燥武庫之南佳城鬱鬱宰木九九乘氏加恩開封追命立房雖闕
溫綸未竟高掩五尺旁置萬家凡百子孫德音不遐卜云其休元龜以
食有如不信視此刻石

劉母耿淑人墓誌銘

沂水孝廉劉君璋將以戊戌十月葬母耿淑人於邑之某阡而排纘內行
介吾友維揚姚黃門永言爲書來謁銘且致其尊人中丞贊皇公之命中
丞諱應賓舉癸丑進士爲吏部郎有聲嘗識余於京師者也余敢以不文
辭乃爲序而銘焉按狀孺人爲婦爲女而孝也中丞家貧束脩羊不足於
腴洗機杼搥作黽勉有無辛勤飲助既仕而歸傾箱倒庋上其裝於尊老
洗手不名一錢耿固方雅之族父爲閭人門衰產落母畢以失明迎養七
箸必親哽噎必祝飯含竈窆皆得其禮其仰事有如此者孺人爲母爲女
君而莊也中丞起家贊皇南宮二令洊歷中外庀內政識大體篝燈宿火
以訓課諸子衣麤食糲以戒飭諸子婦祭祀以虔婚嫁以禮絲枲紉製酒
漿啁炙家老長妾奉其教令不戒而辦其御下有如此者孺人爲大姒爲

諸母而寬仁有恩也中丞有三弟孺人處妯娌之間釐鹽井曰已居其先
筐箱扇鏞已居其後季叔早世慰其姑之哀以誓撫諸孤旣成立矣逮乎
遭亂相失析箸破家間關追尋經營收卹始終不替其恩焉解衣推食以
賙給嫗親折券棄責以振墮熒獨飯僧祝嘏以大作佛事嗚呼淑人之內
行孝廉狀之詳矣而最大者權璫之擅政也勸中丞以請急不挂於禍逆
閭之犯闕也贊中丞以遠避不罹於兵嗟乎三十年以來黃門北寺之獄
設械於前赤眉銅馬之亂張羅於後海內老成宿素保有家室妻子無恙
如中丞者詎更有人乎詩曰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言擊鼓用兵之日求偕老如此其難也當淑人之過江也骨肉艱難道塗
鈔奪杜林載妻子於鹿車伯仁奉老母而南渡其勞苦可謂至矣中丞從
安池納節僑居維揚者十年而後歸歸未暮歲而淑人至於大故孝廉痛
其母之去國還家日不暇給有風停樹靜之悲迺後之君子感漆室之遺
憂覽菟裘之舊業於淑人之生返故里沒遂首邱恫乎有餘慕焉昔魯義
婦不以己子易人子齊人見而迴軍辟司徒之妻其避兵也先問吾父與
吾君終免晉師之難蓋齊魯山川完密風淳俗厚其婦女皆知禮義能賢

明強固以搢拄於家國變亂之間若淑人者斯可以風矣淑人生以某年月日有三子長卽瑋也甲午舉人次爲澄海知縣琪已前死而其季曰玠爲諸生女一人孫七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二人一門之內少長以齒孝謹不衰以故宦游燕趙流寓江淮遠近皆傳其家法爲之銘曰

穆陵戢戢沂沭洋洋篤生淑媛誕於耿鄉耿鄉維何好時之族爰嬪於劉荷天百祿青犢稱兵黃巾告變廣固無城礪礪不戰率我士女曰惟永嘉僑彼石頭比於瑯琊言旋還歸魯人燕喜如何不弔彤管有煒佳城鬱鬱山墮水旋朱虛之域沛國之阡顏母有林桓姜有豢樵牧斯辟松栢斯拱後五百年前市後朝泰山刻石終古不消

秦母侯孺人墓誌銘

孺人侯氏歸於秦秦與侯常州無錫之鉅姓秦之先其著者大司馬少保端敏公諱金端敏之弟曰永昌太守諱禾永昌之子曰大中丞諱燿載其清德世有豈行曾孫今封翰林簡討德藻爰自歸妣卜茲嘉耦謂使侯氏撫有而室其後必蕃廼告諸中丞之廟而納幣遂啟賢子以得命於朝侯之先其著者曰太僕寺少卿諱先春少卿之孫曰戶部主事潯泉諱鼎

鉉家門雍肅而孺人以生澹泉之母王安人節母也孺人母華安人而又鞠育於祖母體自鄉宗漸摩教訓生而柔筭而禮中外夙著嘉聞既饋而舅氏太學公早棄於養姑于夫人性方嚴孺人僕行却立箴管必飭腴洗以時燂湯藥問起居所以執婦道唯謹太學公喪在殯孤子有事於先塋而出鄰人適不戒於火鬱攸從之孺人號呼其家衆曰火有及乎甯者我死之遂鼻以免邑之屬於兵也于夫人以孤嫠故子奉之以出大父母從諸叔在宅第故留簡討公既出而復反孺人戒之曰君第往有吾在勿憂姑也嗚呼以是二者足徵其孝矣自太學公見背門緒中微澹泉公久次公車而未第孺人初入門荼苦是嘗漂搖是懼迺能御之以柔鎮之以靜內以保其家外以禦其侮唯夫子之搢拄恐或瘁厥躬也勉之曰丈夫貴自立耳毋戚戚家老長妾與聞其語者其稱孺人也曰居危能安以孺人之一身立乎二十年之前侯氏興而秦氏得以保全立乎二十年之後秦氏興而侯氏與之競爽孺人初不以其父而薄自振矜繼不以其子而微有充訕諸姑伯姊與之游處者其稱孺人也曰有寵益畏居家仰有取俯有拾絲麻菅蒯賦事獻功具服修以速父兄潔酒醴以肅賓客無大無小

必躬必親然猶小心敬戒不敢自專進止左右夫子諮而後行服御鮮纂組之華簪珥絕珠璣之飾俾倉有餘粟機有餘布則以班宗人之貧者比閭無告篤癯惇獨生則調之死則痊之罔弗逮焉最其生平肅而勤儉而寬婉而能順睦而能恤孺人之著於內行如此有四子長松齡次松期松喬松如松齡字留仙年二十舉乙未進士官簡討出後大宗用 覃恩推恩所生如令典留仙之服官也修前人之德業克自勉勵孺人貽書傳勅曰若勿以年少自多年少易爲人重亦易爲人輕若當爲其重者留仙再拜端誦同官聞之亦爲肅然蓋秦氏子弟在典謁之中卽知艱難無膏粱羣屐之習嘗因留仙冬夜呼寒正色責之曰若曹賴先人餘澤今裝綿擁火而寒無以處囊人子徒步行風雪中者留仙奉其戒至於今弗敢有戢嗟乎今天下年少取科第者乘堅刺齒肥盛衣裘儻從相誇尙故舊里閭凍餓爲溝中之瘠曾不一瞬視且從而腴削焉彼父母恬有其祿養者比比而是也聞秦氏之風亦可少媿矣乎吾欲取之以示世之爲母子者法焉孺人素無病庚子之秋留仙北行次子就省試送之至京口還家寢疾八月之十六日遂革距其生丁巳二月二十五日年僅四十有四留仙及

介弟倉黃祖叫內宗外宗之至者哭之加哀其葬唐山灣也送車數百乘婦女髻而辟踊諸孫及甥以衰抱之里人之與執紼路而莫輟多出涕者簡討公命其子以速銘也曰吾非汝母無以成吾家詩有之將恐將懼唯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子唯文字足傳有以慰亡者於地下留仙率諸弟以請噉然哭余因追溯先朝澹泉公初舉進士定交於歐方吳君永調之邸中永調吾年友親侯氏婿澹泉其內兄弟蓋氏闢教自王安人以下余之所熟聞也吾母朱太夫人精心佛乘構藏經閣於鄧尉山中心欣助惟有于太君一人江鄉百里之間音聲相聞信施雜及繻素之口必以秦母吳母爲先已而像設告成二母之軒車並至余家無主饋故莫從孺人率其冢婦介婦贊姑於伊蒲之席因以敘兩家世講留仙在館閣修少長之禮而孺人亦緣高堂雁行讓階而登吾母婦而稱其賢羨其盛未常不爲之三歎也未二年而孺人卒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于太君亦以哭其婦而亡矣語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富貴壽考在人世不可以把玩余因銘孺人而讀其家乘恫乎有深痛焉留仙娶於吳繼娶於華吳爲職方君弟之子華則孺人母黨也松期所授室曰黃繼委禽於鮑松喬之外家

曰高松如之外家曰陳皆貴族簡討有庶出未名之子一以孺人歿後始生女四其三許嫁而殤禮弗繫於夫族其笄而行者一人孫男八敬然始然孝然廉然文然憲然其可名者也孫女四人當詳於世墓故不備嗚呼余觀乎秦氏它日元堂之啟俟諸百年子孫之應書者且繩繩無祿而留仙爲孺人甯體魄刻琬琰若恐弗及余居兩親之喪遍外除而先大夫先妣之懿行所以圖不朽者將累當世能言之君子而尙有待也今執筆而誌孺人之墓其能無心焉摧割而慙然其無愧汗乎用不獲已簡討公及留仙兄弟之命而爲之銘銘曰

維侯昔有母受旌以節表厥宅里崇臺棹楔維秦今有母推封以恩被之象服翟茀寢門斯二母者孫繩祖武爰受介福實惟類我胡豐其遇乃嗇之年厥有夏子靡不由天有訖者泉其流泚泚遶彼墓門莫知其止吾欲併禮宗而紀之以告後之有彤史也

蔣母陳安人墓誌銘

吾年家子常熟孝廉蔣君伊狀其母陳安人之內行踏門來告曰往者吾父亡也兄佶圖謁銘於先生而未敢者有母在不忍以遽葬也今母亡矣

信又不天而前死者三月先是母屬疾以其哭吾父也吾兄弟朝夕祈有
間以盡一日之養不幸重遭少壯者之喪吾母哭子因以追痛先君心腸
摧裂遽至於大故嗚呼吾兄已矣孤子何以追終天之罰而下報母兄乎
今者先君之銘有待而願誌吾母庶幾致哀吾父而慰兄悒於地下也敢
以請余日子之先府君與吾同舉於有司者三十年吾友也子之兄弟有
敦盤之好於同人不遺我老而俾狎主其事亦吾友也古者朋友之妻之
喪則經而弔之朋友之母之喪則爲位哭之吾於蔣氏之禮有二焉其何
忍辭按狀安人姓陳氏常熟之唐墅里人其先有爲侍御史者子孫世儒
家父念虞公也念虞娶於程生安人甫在抱而養於叔敬虞以朱孺人爲
之母撫育有恩故安人始終事二母如一年十八歸於蔣是爲贈禮部主
事抱奇公之冢婦而丁丑進士歷南海建安二令陞儀制司南陔公諱蔡
之元配蔣固鉅族世由科第陟顯官獨抱奇公因鏤院久不遇偕濮太君
長食貧安人旣饋而棗栗服修衿纓綦屨不惜解璫脫簪以營之躬穡扃
忘屢興所以佐夫若子於讀者惟謹其貴也奉其姑之官暱勉在公簡飭
中外具有禮法濮太君歿於南海方奉將輿車在塗而又奔贈君凶問比

入閩將報政而甲申大變天地崩圻則又得之建安官舍中凡南陔摺拄
家國凶哀盡禮安人之贊襄器自余初得舉識南陔於無錫舟中其成進
士也余亦官京師中間仕宦參錯垂老始相見於江湖握手與歎入門而
庭宇灑埽鈴柝肅然主人設雞黍之饗殺核酒醴中豐儉之宜終宴僕御
無陔踰嘻笑者吾以此知嫂夫人之賢也南海壯縣也海虞於吾郡好以
服飾居處相誇尚里閭中獨推蔣氏有素風一官嶺表垂橐而歸家門無
珠玉纂組之華子弟無田園車馬之奉論者以爲此固吏治賢也微內助
無以成之南陔又言於余曰吾建安聞亂時軍興劬午使者促迫坐邸舍
中山岷洵洵束手無以應吾婦盡捐橐中裝以代輸杉稅閩之人至今猶
言之余尤歎安人審常變識大體不獨稱廉令婦也安人四子已出者三
中子偶早歲夭歿膝下唯三男三女嘗歲時宴集幼穉盈前指長子願而
言曰若等少長富貴惟信兒之生也乃父爲貧諸生吾母子日夕爲辛苦
因相與縷陳之而泣嗟乎兵興以來如南陔之優游晚節在同籍之中不
易見矣微聞家居幾爲何人所中倖而得全其沒也亦不勝暄涼之感故
安人哭其夫若子爲之加哀然則世之不如南陔與不如安人之母子者

可勝道哉安人卒戊申也距其生癸卯六十有六後於南陔之卒者四年故孝廉之名成也安人所及見今孝廉方遠至而諸孫嶄然露頭角若安人者可以無憾爲之銘曰

嗚呼古有合葬而爲兩銘者其穴同其窆之月日又同維淑媛之高風宜垂令問於無窮故從而爲之辭以相隨夫子於幽宮

許節母翁太孺人墓誌銘

崇禎九年江南巡按御史以吳郡故太學許公之妻翁孺人節孝上聞天子下詔旌其門曰貞節之門又十五年孺人卒蓋去許公之歿五十有一年矣初郡人之以孺人節孝聞也其子元極元愷實詳列其行而元愷以好交友顯名故節母之賢特著同邑先達如徐公勿齋孝廉如楊公維斗皆不言同辭臺使者以兩公之語爲徵迺具疏得請孺人之卒也元極先三日以病歿於是元愷蹕踊號泣曰嗟乎吾母之節得以顯者皆先皇帝之德而吾之友實助吾兄弟以爲請今吾君亡吾友亡而吾之兄亦亡矣苟不得一言以銘諸幽是先朝之寵錫將泯滅而弗章也惟婁東有舊史氏在乃卽大叅吳公之狀來告偉業曰噫此吾友之母也爲序而銘焉按

狀孺人東洞庭翁公恒裕之女也年十八歸於許兩家皆洞庭臣族許公諱明臣字餘耕以明經入太學爲時聞人其歿也年僅二十有四孺人少於公一歲二孤皆幼撫襯長號引簪欲自刺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姑勉之曰若從死如藐孤何自此五十餘年屏去綺縠弗御辛苦拮据爲餘耕公起家舍立祠堂田園邸屋有加於舊中從親舊人無間言此其事夫之節也孺人之姑曰姜太孺人姜爲望姓又王文恪公外孫女文恪家法清整姜孺人得其教門以內有節行法度孺人承顏色庀甘旨服勤勿失姑病口嘗藥以進不解衣帶者數月病已篤哭泣籲天夢神人授以藥吞之乃瘳此其奉姑之孝也孺人初稱未亡人元極甫四歲元愷三歲餘耕之兄曰仍耕能撫字諸姪而孺人內和妯娌外事伯叔聘禮賢師訓督二子遂以成立仍耕之次子丁卯舉於鄉孺人出遺書數百卷涕泣以授二子曰乃父無年不得志於鑠院若其無忘乃父之志此其教子之勤也孺人性好施扶困濟厄棄賣折券壁道路成橋梁營寺宇并力爲之惟恐弗及歲大浸出米二百石任其子以給茭田翁巷之貧者恩及數百家矣江甯松江邸舍所在賤貨亦如之苟遇荒祲以爲嘗此其救人之仁也初吾師張

西銘以社事興起東南而勿齋維斗爲同志嘗大會武邱舟車填咽巷陌爲滿其有傾身接待置驛四郊請謝賓客則推吾友德先德先者元愷字也當是時孺人方持家秉德先揮斥千餘金以爲頓舍飲食之費孺人無幾微吝色逮節孝疏聞適會孺人六十西銘偕勿齋維斗登堂拜母同人畢至里中以爲榮自西銘亡後世事遷改交游挫折勿齋維斗致命而死德先以告其母孺人未嘗不潸然出涕且以幸兩人之得死所也元極之病亟也孺人哭之慟曰吾不從若父死者以有爾等在今何忍壯子先歿以下見吾夫哉乃亦卧病不肯服藥取手所製布衣熟視曰吾可以下報矣噫余聞之忠臣節母皆秉天地之晦氣必使之備艱難嘗荼苦以歷試其所守孺人之晚福亦旣安且樂矣廼竟令哭子以歿所謂以節始者還以節終天之以完行俾孺人也詎偶然哉先朝所以風厲人倫若孺人者可以無愧矣子二長元極太學生次元愷吳縣庠生孫四人國光斐光廷光俱元極出綸光元愷出孫女三人曾孫男四曾孫女二孺人生於戊寅七月初七日卒於辛卯八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四卽以是年十月十五日祔於餘耕而茆田亭字圩之阡偉業偕諸公以交於德先兄弟俯仰

二十餘年今執筆而誌孺人之墓夫述先朝表揚之典發貞媛幽潛之行
俾後之邑乘國志知所稱道此亦舊史之事也乃爲之銘曰

震澤之氣上屬咸池倬彼婺星貞耀下垂宣文韋母孝義桓笈綽楔有光
彤管是貽圖書丹青禮宗女師昭茲來世刻我銘詩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八終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九

文集二十七

墓誌銘八

勅贈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淑人姓羅氏楚之蘄州人贈大中大夫鹽運使盧公首山諱如鼎之妻進士管江南漕務左叅政絃之母也首山於癸未二月賊張獻忠攻蘄誓死設守待正而凝叅政時計偕在都次子級又先期遇害淑人哭號行求收公屍於骸骨撐拒之中以待叅政之還憂勞成瘁不半載而卒得年六十有七蓋公之死則殉城也淑人之死則殉夫也可謂酷矣人猶爲淑人厚幸曰未沒於兵又六年叅政成進士 聖朝推恩其母初以新泰令贈孺人再以桂林府同知贈宜人三以長蘆鹽運使贈淑人 國家十數年間凡有覃慶大典叅政母子未嘗不在褒寵中可謂榮矣人猶爲淑人惋惜曰不及於祿偉業讀其家傳而歎曰天地慘曠生民糜爛閨門頽孺以一身播挂於室家骨肉九鼎一絲之際豈不難哉當蘄之初被兵也首山之次子級級子晨初從子紳紳子震初皆死而級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

烈又一月而首山及叅政之長子旦初同罹於難。斯黃旣全楚之望，盧氏尤稱忠孝義門。推厥本源，咸出公與淑人之教。至於今，曹江之水空流，宋廟之火久熄，有過中郎之閭而弔其禮宗者，幾與共姬孝娥同其節概。淑人人生營荼苦沒，被寵榮烏頭雙闕，且與豐碑。幸木照耀天壤，此史氏所必載而私紀可以弗之詳乎？按狀淑人之父繡軒公，官藩府書記，從荆即自建昌遷於蘄，因家焉。盧氏叅政之大父曰贈大中大夫南槐公，兩家共里，開爲世好。繡軒任俠能文，南槐之弟曰南林，好碁酒，尤相善。南槐嘗遠遊而不在，兩人共奕從者，劍首山立於前，南林撫之曰：「兄子也。」請君女以爲婚。羅公笑而應曰：「諾。」南槐至而弗改也。南槐娶於宋，有二子而母見背。公生已五年矣，繼室以李氏，無子視之如所生。羅氏則爲愛壻，蚤失恃，其周惜甚有恩紀。叅政言之輒出涕曰：「吾外王父之德猶吾王父也。」淑人年十九歸於公，生長高門，母朱又宗家女也。裝送爲盛，淑人綦縞自甘，絜穀弗御。箴管肇袞，紉治必工，爲人儉而莊，柔而正。通詩書，能識其大義，事高堂具有禮法。南槐天性剛嚴，寢門之內，懾氣屏息。李淑人雖賢乎後姑也，舅天之佐，適者又擬於女君。勃稽語言，易生嫌間。伯兄長姁爲之析產異居。

淑人則下氣怡色就養無方二十餘年能奉之以終始斯其孝可知已羅氏之養人膳羞臠醢飲王家食官之制南槐進而甘之舍是卽投箸命徹淑人知之中厨躬自割烹約水火之齊醬物珍物必致其美命媵者奉以饋曰此羅氏羹也淑人性不飲自奉麤飯無兼味有潔癖蠶蠶七箸必手繰而几席振拂無纖塵身親井臼生殖漸充僅指百餘計口賦食嘗御之以寬終歲不聞疾言遽色而內外奉其規程莫敢陟陟嬉笑者其家法如此首山屢蹟於鎖院淑人婉語相勞苦叅政兄弟就外傳所以教督之有方嘗篝燈聽其夜讀至東漢宋弘傳舉弘糟糠貧賤之語以爲訓又至寇準傳曰天下好用寇老兒爲人當如此矣得叅政丙子賢書信曰若它日所就詎至此旁人視之殊無驚喜容退而皆服寇禍之作也首山自郊徙於城淑人方盥洗聞鬼哭愴然知不保城陷公被縛矣已而釋手執叅政之子旦初昭初抗其母張淑人以免弟級則與妻子偕沒淑人蒼黃散有外戚熊姓者導之使歸踰月寇復至公與於難二孫別而彙昭初乘間逢旦初遂不知生亡淑人僵立壞墻之旁同里顧氏妾者左右之還之以其衣遂與張淑人偕脫嗚呼此二者孰非天爲之哉首山以二月二十二日

殮又十日於江崖而得淑人哭而收之焚以殮亂故不成喪也叅政間道西還遇其孥於湖涘之舟相扶歸辰山鄉莊而淑人亦以病八月之二十一日遂革其訣也猶以沒身子手爲幸飯含之夕非淑人避兵時所攜帛中金則不能爲婢叅政言之輒數然泣墓在蝦蟆湖之秀山原以視土門珠樹林首山藏骨處爲別葬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周公蓋附君子之重其親有其禮無其時不能行也同穴之詩平世之所爲作詎所論於流離板蕩哉夫升陞之復以失狐駘之弔以髻若首山公者所謂埋而置揭得土而已此窮於禮者之禮也淑人則猶得歛以時服懸棺而封故其於公也有杞梁同絕之心而援蒼梧不從之義別誌者蓋變文以起例所以著其孝而申其哀焉余嘗泛覽史傳每歎天下大亂女子之死節者其姓名最易爲抑沒傳者蓋千不獲一惟子奉其母婦奉其姑幸而得免者其後門第光顯後人爲之稱述或側見於孝義獨行世家列傳之中而貞姬節母遂以奕世不朽今觀淑人得全而楊氏袁氏因之併著於後蓋造物若留之俾生者絕而復續死者隱而得章必如此始可報首山於九原而啟叅政於身後豈偶然哉余史

官也又嘗使楚於楚事宜詳叅政今宦於吳爲廉吏爲孝子傳曰非此母不生此子然則淑人之必傳於百世無疑也是何可不銘銘曰
鉅鑄源泉兮其流發發爰采香草兮我心則悅石穴洲高兮銅零江小翠
篠霜筠兮停雲縹緲若堂若斧兮出於湖墳三湘之哲兮八米之門釋奴
龍子兮一日千里伊誰貽之兮母之懷矣斬春大澤兮狐鳴篝火黃巾城
下兮白骨道左父求死于兮婦求死夫毋使併沒兮天平何辜我刻斯銘
兮用昭 愍綸誰曰不見兮後千百世其長存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余嘗覽史傳慨自古危亂之際貞姬孝女泯滅於兵火者不可勝紀間有
一二幸而全全而子孫備載其行跡俾後人因其事以追攷其世則夫身
殉而名不存者亦得附著焉以顯而此一二人者天若有意留之不使之
併沒如涪州陳母夏安人非其彰彰者乎安人今松江郡丞陳君三石諱
計長之配而用其子命世等之行狀爲請三石余友也泣而言曰吾妻獲
邀 今天子之覃恩以得封而其卒也在己丑年之正月六日是爲張獻
忠破蜀後之五歲當吾提攜細弱奔走竄伏於窮山絕簣之中其得脫於

萬一者翳安人龜勉拮据是賴今計長竊祿此方諸子克有甯宇而安人年已不待詩有之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惟仁人君子賜之不朽之一言庶有以慰其無窮之悲乎余因諾其請爲之銘按狀安人夏氏其先以宗人故冢宰諱邦謨爲望姓而癸未進士員外郎諱國孝之孫女也父可淇諸生母趙氏嘗病已革安人刲股肉進以愈年十七歸於陳樂城令諱某郡丞君之大王父也樂城有母曰劉太恭人年八十餘矣蜀道遠而樂城初仕母老不能從行樂城之配曰文恭人請留安人長跽請曰吾舅萬里遠宦姑不行無以主內政太恭人晨昏定省則新婦事也蓋涕泣固請而後許久之劉太恭人以無疾逝先期君與其叔與兄以公事不得已於省會旣聞訃而望國以哭則安人已踊而成喪自餘閭閻之奠以及於浴衣含玉附身附棺終事畢舉樂城歸而詢諸左右長御知大小飲無遺憾者乃聚其弟若子以泣召安人前而勞之曰若有大功於吾陳氏安人遜謝不敢當初君之舉賢書也少嘗上南宮一再不第歸同輩多卒業於京師往往得官自樂城亡後秦楚有寇難蜀道梗君猶豫不成行獨坐恒拊髀自歎安人寬譬之曰人生窮達會有命母在君奈何以身

蹈不測且吾幸有先人餘祿以娛奉甘旨不亦可乎君從之得以一意間
居養志與其兄推財讓分遇凶札則傾囊橐以賑貸宗親里黨凡皆安人
贊之也文恭人病目醫言得人血可治安人潛刺臂出血漬之不使姑知
文恭人臨歿訣曰吾昔者不能視吾姑飯含以果汝今吾二子在膝下而
獲歿身汝手夫何憾西土將亂諸孫少汝必勉之安人泣而受命嗚呼亦
可謂之孝矣安人生於丁未之六月十七距其卒己丑春得年四十有三
卽以其月權厝於涪南三里馬援壩之陽有六子名世維世命世德世輔
世壽世皆庶出孫二幼未名也安人能訓長異室恩踰所生諸子亦克盡
其孝名世與輔世以貢爲明經命世中庚子四川鄉試餘三人諸生所娶
皆名族初文恭人之喪也君挈子姓避賊自涪走黔之婺縣同年生西充
李乾德雨然者懷其偏沅巡撫節間行歸家亦抵婺相抱慟哭李公者習
略士自其在沅中數以計破賊戰不利而後走旣入蜀聞西充陷其父被
殺益憤結思報而與君相知謀起事以距獻忠安人從東廂微聞其語旣
入亟戒之曰李公重臣君父遭大難義不可以沒沒君儒者未嘗居官任
事其材與地大非李公者比我聞諸先姑居危邦慎毋爲世指名因顧視

諸子曰君獨不爲若等計耶君出而盛推讓李謙言已不足共事者李亦知其意不復彊而敬君長者謀以妻子托之安人與君叅語許諾喜曰李公不負國而君可不負李公其勝於從李同死者多矣其後李公沒於兵而君以免室家完其第四子德世爲雨然壻李氏弱息實賴君以存然後知安人之言不徒以爲其諸子也嗟乎豈不賢且智哉安人之厝也以亂故禮不備三石之言又曰獻忠觸蜀棄軀之不葬者高於巴陵之堆吾妻得土爲幸詎敢謀諸樞柎然以吾之流離自首諸子僑於異邦它日者歸埽先恭人之壟以爲伉儷謀同穴期尙有待惟卽蕞宮告哀西望嗚咽於魂氣之無不之而已余曰我聞楚蜀間好爲哀些之辭今陳氏之速銘也語多惻怛請變銘體而系之歌曰

涪水潯潯兮涪山嶺嶺虎豹嗃嗃兮風雪孱顏從夫木末兮哺子草間黃雀啁啾兮猿猱以攀丹楓隕葉兮血淚斑斑苟盡室之可免兮一身奚歎彼巴姬之何辜兮委骨江邊幸坏土之猶在兮從姑以安念夫君之遠道兮匹馬征鞍倘夢魂之可越兮甯愁聞關亂日已焉哉伏波駐兮銅柱灘銅柱灘卽馬援壻馬璘封兮西風寒望不見兮涕洟瀾蕞蕞兮卽筒鶴唳之水安人葬處

兮啼鵲劉赤甲兮片石刻銘辭兮千年

白母陳孺人墓誌銘

金陵有二白曰明經夢鼎孟新孝廉夢鼐仲調天下之賢士也二白之母曰陳孺人亦天下之賢母也孺人以月日卒二子以父奉亭君諱某之藏附於大父卜某阡以別葬而屬誌銘於余余與二白有三十年游講之雅今年春仲調相遇於吳興古者朋友之親之喪遇諸道則爲位哭余因以追敘三十年來死生契濶凡人子之憂及其母與母之不保其子者多有之矣以吾兩家遭時多難生事死葬僅而獲禮余衰且病猶得執筆誌白母之墓不綦幸乎孺人之初亡也大司馬合肥龔公爲之傳余與龔公交於二白者皆最深龔公已詳述孺人之內行余將何以加諸無已請卽其傳釋言之可乎孺人縣尉陳君忠蓋之女忠蓋官於閩而卒子幼自以長女代其弟奉母以奔父喪年二十而孀於奉亭君奉亭之父曰敬亭諱某元配張孺人早亡孺人酒漿滄瀘盡婦禮惟以不逮事其姑爲恨敬亭歿執舅之喪如其父事繼姑厲孺人姑有女出己奩爲之嫁姑病奉湯藥滌廁踰以將護之厲孺人歿執繼姑之喪如其姑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傳之所以稱其孝也奉享好狗親友之急不以無爲解孺人所生二男四女家又遭兩喪摺摺拮据匪朝伊夕有勸以家貧罷二子治制舉業者不肯聽日子苟讀書知禮何憂貧盡斥簪珥以爲束脯資詩曰何有何無題勉求之傳之所以稱其勤也孺人訓子女以下逮僕御終其身無疾言遽容奉享君病焚香告天日是有父之責於其祖父願以妾代某之身奉享竟不起孺人號呼欲以其身殉念孺子無以成立則茹齋脩竺乾之教者四十年勉二子以力脩乃父之志詩曰蘆爾女士從以孫子傳之所以稱其義也余覽范史之傳黨人也先書黨人之母夫爲人母未有不痛念其子者也子以義死其母許之且告以死而無憾若此者爲黨人難爲黨人之母亦難當阮懷甯由逆奄之餘孽乘國難以竊政脩二白生夙昔執言之憾而下之獄孺人聞二子之被收也色不變將誓以俱死而加慰勞焉然卒以免嗚呼宗社而旣屋矣爲僉王者身敗名滅一二正流或以喪亂得全君子於斯時也未嘗不以黨人之已死者爲悲而不敢以黨人之不死者爲幸惟取賢母之壽考令終歸諸天道之可信而已白母之偕二子以免也踰七年而仲調舉於鄉又二年孟新貢入太學母年八十健飯

無恙嘗以仲調罷其南宮薦孟新有事於廣陵母感疾危歿而二子皆未歸意中不能無戀戀者旣而脫然愈是冬也仲子歸母歡哈竟日爲加餐卒之夕偕寡女談笑如平時漏三下就寢俄起坐不言女亟呼二子母持伯子手摩頂仲子抱母坐家人泣搖手止之遽而念佛母西北向正色跏趺而逝此其臨終正定淨土往生辨證無疑者余聞之不勝太息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觀白母之灑然坐脫何其有類吾母乎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者三十餘年白母年八十吾母年亦七十有七其終也三子環侍戒勿哭吾母親見幡幢前導諸佛受記而去具載往生錄中嗟乎余亦黨人也當二白獄急時引繩批根余自知將不免嘗恐聞此憂吾母不敢以告無何大亂奔走流離事定庶幾奉兩尊人以終老而不能已於北行吾母握手長訣傷心母子俱大病恐遂不復相見比蒙 恩歸里再奉吾母七箸者五年親視飯含終天無憾者皆出於 君父之賜其視兩白生之終事其母者實同有厚幸焉余旣已銓次龔公之文又念三十年故交吾母猶若母故質言之以見兩家慈孝之道爲無愧爲之序而銘曰子才也優僉夫是仇伊我母之憂母曰何尤百祿來求子行也壯四方是

向伊我母之望母曰無恙歸來在養其生也有基其死也有歸適時孔難罄無不宜若此母者垂百世其奚悲

王母周太安人墓誌銘

先王制禮後之人有進而加隆者其惟母服乎禮家云父在爲母齊衰期者屈於其尊也今執母之喪不得以二尊之故稍有等殺雖然禮甯爲其過無爲其不及古者禮不足而哀有餘今之禮猶古之禮今之哀不及古之哀也古三月而葬父主而葬母者其父以妻之道行之爲之子者哀服面深墨徒跣引匱扱衽雞斯以申削杖之痛若此者其服不同禮同孝之至也今之人於致哀之道其果能盡歟否歟如吾友刑部郎中海虞王君楚先葬其母周安人者斯可謂之能哀矣乎楚先與父餘姚公喜賡同舉進士楚先筮仕十餘年旣以親老得請餘姚公方在養而安人見背楚先將以月日封北山之新阡在餘姚公則葬妻也楚先則葬母也君子竊於此觀禮焉禮先殯而後葬安人之葬也先期楚先奉匱車以祖載柳池牆巽四面有章屋帟加黼罔不盡飾主人袒括髮拊心辟踊自家祖塋匍匐而號者數里內宗外姻四方之來觀者數百人皆爲歔歔出涕且曰王大

天之孝匪其母之賢不及此於是楚先奉餘姚公之命實來請銘偉業讀其狀有感曰河上之歌不云乎同病相憐此余與楚先之謂也夫悲者不可爲樂歔憂者不可爲歎息聞吾友之哭其母余能無潛然承睫以追痛吾母乎當世祖章皇帝之十載詔舉遺佚偉業與楚先爲同徵是時吾母朱淑人年六十有九善病長恐不復相見吏趣上道急母子日涕泣目盡腫旣抵京師與楚先言而嗚咽楚先亦泣然曰人孰無親卽吾母未嘗不善病也余日君父子同取甲第父處子出於道爲宜君之母少於吾母者一紀及君仕宦之成將母未遲也此豈我所得而同耶歲月而往追惟友朋夙昔之語戚戚未嘗有忘今日者執筆誌安人之葬不自知其傷心而盡痛也安人七歲通孝經兼工鑿篆箴管旣長代其母以摺摺家政年十八歸於王事君舅震毅公君姑張孺人盡婦禮餘姚公出爲叔氏後所後之母戴年少勵苦節安人左右就養能得其歡心餘姚公窮諸生也束脩羊不足以具甘旨又不能謝賓客之過從朝夕所給咸出安人十指中撫育諸子辛勤教督有機杼佐讀之勞有蠶繭不飽之苦旣貴辟纒布素如平時斥衣食之餘以恤嫻收族親舊之窮殘者咸以爲歸遇媵妾御

臧獲皆有恩紀於里巷則給棺槨施醫藥五十年依佛氏之教焉其晚歲也訓楚先以居官清謹不欲仲子之與物爲競又使之乘時鼓勇以自進於功名其賢明識大體如此楚先追念生平艱難勉之故而痛其母之卽世故哭之尤加哀焉嗚呼吾父亦窮諸生也吾母之事大王父王母以孝而教三子以成立其仁勤莊儉之德實有類於安人而偉業之事其母有媿楚先固已多矣自古賢人未有不願其夫若子之富貴而富貴之無媿者尤難當吾父之有聲場屋屢試不收而祖母湯淑人已老家貧無以爲養吾母爲余言之而泣余幸弋一第竊喜有以慰母而終有憾於吾父之不遇也今王氏父子一朝並舉南宮薦安人之於其家也宗族親黨前爲壽可以爲貴盛矣人子之事其親孰有加於此者乎若夫遭逢世故進退維谷之日在楚先欲以完節昇餘姚公可出身爲門戶計而余於大義不得援此以爲解自恨於當世無毫髮裨補徒以羈愁病苦之餘累吾母之倚闥長望而貽之以晨夕之憂然則余之有負子職者捫心慚汗終天而已矣沒齒而已矣以視安人母子詎可同日而語哉安人卒於康熙丁未四月十四日詎其生年丁酉八月十四日春秋七十有一子三人長禮

卽楚先也刑部郎中次漢丙午舉人次潛陽女四俱庶出楚先娶徐氏漢娶范氏孫九人奕棠雲槎禮出也世棐雲槃雲聚雲梁雲樞雲藻漢出也奕棠雲聚皆諸生孫女四曾孫男三安人之七十也楚先奉恩命以歸養再踰年而安人以卒嗟乎人子莫大乎親視飯含雖以余之不孝藉國恩以終事吾母庶幾稍有以自慰禮曰五十不致毀又曰父在不爲母滅性楚先之爲孺子泣者亦可以有節而不至於毀瘠乎是亦母心之所以卽安也已爲之銘曰

哀也可以無容言也可以無文是少連之居喪而在乎虞仲之城窮賢母之善貽兮用不匱乎斯人烏目其墮兮尙湖以清我爲此銘如燕雀之廻翔兮鳥獸躑躅而歐鳴噫嘻乎悲哉石以永存

潘孺人墓誌銘

吾友鄒訐士祇謨狀其母黨潘孺人之內行來告曰孺人姓潘氏常之宜興人翰林簡訐孫衣月自式之元配也衣月將以月日葬其父母於龍蕩之新阡而用孺人附吾子旣許銘其大墓矣敢并以請且日孺人之父湖廣都司叅軍文臺公祇謨之外王父也文臺以周孺人生二子三女旣成

立矣吾母則長女也周孺人晚又一舉得二女其一孺存者爲最幼以此絕憐愛之當吾祖之以憲副治九江也吾父率吾母以從文臺公方隨牒官雅州道出九江周孺人攜女與俱生八年矣吾母見而留之曰蜀萬里遠宦雅州又處蠻箐中妹方在提抱請爲母鞠之以待母歸可乎周孺人曰吾哀此兒尤小不忍去左右雖然吾老恐不及見其成也事姊猶事母他日爲我擇婚處於郡城以相近終且累汝母笑而應曰諾越二年文臺公還自蜀抵荊州而周孺人卒又二年文臺公亦卒疾已革召吾母至榻前指女弟托之且理周孺人前語吾母唏噓受命以此孺人育於鄒氏又曰吾鄒與孫之先有道義之雅故世諦姻盟先姑之歸封簡討公而生五子也以衣月爲長吾祖奇此甥而愛之曰它日且早貴孺人之依吾母以居也爲人和而莊進止皆有禮節先姑之歸甯也與吾母相愛孺人以文之道事吾母卽以姪之道事吾姑姑相謂曰長甥而所愛也盍以而妹爲吾婦乎母若謙言不敢當者姑進曰君家兩尊人之命不云乎近伯姊爲幸吾家雖貧如其近則莫予若也已母乃訪於潘氏而後從之婚之夕衣月來逆內外姻交賀喜其得所歸也吾母施衿結褵持其手爲之泣痛父

母之不及見也既貴以 覃恩與其姑並受封乃請於衣月願同過荆溪
展父母之墓潘氏自戶部郎直軒公爲馬鬣封而文臺夫婦從焉孺人之
至也宗親會者車數十兩孺人翟茀副編環珮之音粲然里媼長老聚觀
太息有泣下者吾母聞之喜且悲曰吾可報江州之諾矣逾三年孺人以
病歿於京師年僅二十有六生一子曰賢今長矣爲諸生孺人之有京師
行也別吾母如有慘戚不自持者旣而訝曰得無有不祥乎其赴也吾母
追念外家與先姑遇而哭之加慟今先姑亦已亡矣庶幾得子銘以兼慰
吾母焉余曰婦人所難者貴而有子孺人有子與女矣其貴又早貴也而
竟天歿不有命乎周孺人之歿荊州也載輶而歸孺人甫十齡委衰行哭
道路皆哀之今孺人之葬有賢也爲之主同姻畢至於終事亦未爲不幸
也詩士之來速銘也述衣月之言曰詩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吾有事四
方而孺子也長姑就一坏以甯其體魄今日之禮吾知痛吾親焉爾顧於
妻亦有傷心者惟其得祔於姑反哭於寢爲無憾而已矣余爲春秋之紀
卒葬也內夫人外夫人皆書外夫人之喪或致或不致其葬也或日或不
日則各就其赴告之詞以爲詳略今吾於潘孺人之內行所不得而詳也

而許士爲能文家且以骨肉故紀其事爲甚備嗚呼狀則旣以詳矣誌又安得而略諸此余所以徇吾友請而合於春秋之意也爲之銘曰

蘭芝猗猗兮生於谷中孰滋而培之兮不必於其土孰萎而落之兮不必於其風惟榮華之長在兮芬芬襲襲於無窮噫嘻是爲孺人之幽宮

孫母金孺人墓誌銘

余嘗登虞山筍將而南見有城佳哉面勢爽塏左岡右阜拱伏蕃置中爲馬鬣封焉土赭而不槩木榮而方遂墓堂三楹中唐置甃墉周以完詢之余門人孫孝維藩所以葬生母也前數武巨石斗辟下瞰百仞有介邱隆起乎椒霜樹相錯如繡曰吾谷乃孫氏之世阡而茲山適攬其秀凡湖山丙舍之勝專之於孫氏矣孝維晨過我謁而謝曰夫子幸謁先孺人隴以不及從爲展某渴葬吾母懸綽之石未有刻辭敢請余曰諾按狀孺人金氏常熟人其承事方伯公也黃女君黃夫人羞鬢於舅中大夫進止有禮退而齒同列鉛澤不華箴管必飭酒漿是潔巾帨以時從宦粵邸而生子粵東多珠璣翡翠象犀荃葛孺人不以私其橐方伯公疾孝維甫羈貫嘗抱著膝方伯念困劣不能自還哀此兒尤小撫之泣下孺人淚承睫銜悽

用好言相寬不以孺子未立增其戀戀心方伯捐館舍冢嗣司李君持門戶遇異母弟有恩紀孝維修弟道甚恭友愛無間閨門雍睦由兩母氏之教焉孝維就外傳孺人訓以儉德庀治家政儉御索息中外爭多其賢及病泣語孝維曰自汝君母黃夫人歿吾屬助筵者三人其有子而貴禮有從而致隆者也無子者不祔吾幸育汝願得身先驅螻蟻以下報黃夫人於地下俾知孺子有成惟汝大墓兆域未定吾瞑汝當規尋丈亟塋孝維涕淚受命余惟禮古不合葬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先是方伯公已營高敞於山之陰以形家言改卜而孝維承母意不及俟先君於窀穸乃距祖阡里而近貞龜維食葬前之一夕孝維夢孺人趨而來曰某所有文杏焉可以馨吾骨矣旦而詢諸負土者則其處在宋元日故嘗植杏萬株爲維摩講舍之西辟垣而宮以杏顏之今墟矣人猶有識者嗟乎孺人之靈其受斯土也茆襲於夢異哉孝維卅歲從余游實受命於其母雖無閨門之語而長御傳道以孺子在幼惟長者扶而植之其誼諉甚至閏二十余年已成遲墓而孝維雅自樹立克襄大事可謂無負於母氏也已用徇其請而爲之銘銘曰

湖水漣兮楓葉丹凌風去兮乘雲還植文杏兮棲鳴鸞子千億兮仙根蟠
刻茲石兮永不刊

亡女權厝誌

嗚呼此我之仲女而陳之介婦卒也以難故歛於屋之小寢無主哭父撫
之始受含乃卽其地爲菴宮俾朱書額以識月日日女生於京師在震而
母郁淑人以哭下殤子遵疾彌月而瀕於殆其產也萬無母子俱全理屬
有天幸無害竊心喜雖女絕憐愛之知星家曰是其長必貴十有一歲而
郁淑人卒躑躅如成人祖父母手加鞠育婉孌得意旨知詩書工箴管遇
姊妹以恩待上下有禮法陳海甯大姓也今相國初在翰林與余同官其
生子女也又同歲相國之父中丞公以請婚年十八始禮成歸於相國子
孝廉容永字直方時相國守司農鄉而直方北闈得舉施衿之夕以高門
勉之既饋而翁姑交賀曰此賢婦也司農再相未一歲用言者謫居藩陽
取最少子從其二在南獨留直方京師以絕塞遣饋衣藥通音問居中爲
調護余時卧疾遣總麻慘戚戚不樂直方慮左耶迎以歸相國疽發背舍
中兒多南下直方孱然膏粱少年也從一醫一童子出關踔千里絕跡無

人地以省父余與之立馬門外女泣而送之已而相國召入京爲宿衛視
舊人在諸子法當從會余丁嗣母喪女執手訣曰見從夫長作京師人矣
父老病無意復出兒非有事不得還江南因慟哭嗚呼孰知其天死江南
欲長作京師人何可得哉當相國再以宅事下請室家人咸被繫直方在
外舍未就執得以其身變服省視塗炭奔走見者殆不復識女盡心扶助
具素饘忝消息寄帑主費所以撙括萬端勞不見恤或反以之受譴讓無
怨色獄旬月而後讞全家徙遼左用流人法不得爲前日比獨子婦不在
遣中相國命將幼穉歸寓書余曰吾子女不少患難苦辛惟有容兒夫婦
耳嗟乎陳氏家方隆盛時子弟厚自封殖卽難作而室中裝爲在南者分
持去相國母夫人於武林聞之曰四郎無私財若妻子何女歸舟中舉一
男名之曰環志環召也抵家住空舍中支一鼎以爨手脫傳璣珥市棗栗
以上太母曰兒貧不能與伯叔矧比也直方右目眇於律廢疾者贖女時
省余東滄閩之喜曰吾爲貴家婦以有此苦若骨肉幸以完當僦居父舍
傍紡臬作活也未幾海警急京江陷北信不至州人一日數驚女積憂勞
久病咯血返而就醫郡城余憐其無依父子嘗相守二女甥曰五歲頗慧

黠長者教之禮佛祈直方早歸女凝視長吁曰汝父不還矣余訝問故曰
吾舅姑已行若止一子以讀論易耳餘株送者盡室在南安坐無行色部
檄屢不前事且有變變則禍重至渠何以獨免乎居兩月果有後命女病
已憊聞之憂且悸嘔血數升遂以是卒當中丞初以婚請余難之曰物禁
大盛陳氏世顯貴庸我耦乎其言二十五年而大驗女生於丁丑七月二
十八日卒於庚子五月六日卒前二十四日而直方在京師與諸兄弟竟
同遣云余曰陳氏之歸未有日其權厝也於法不當銘然不可以無識也
變爲招魂之詞以哀之曰

木葉山兮雨冥冥蘆管吹兮悲風慘慄之中人伊巖關之嶽薛兮虎豹以
信冰雪皚皚兮恨黑水之無津問華表之奚歸兮鶴告余以不聞生與死
其終弗見兮噫乎寥廓於重雲越有岑兮江有泚魂歸來兮從汝母奠椒
漿兮續茲土依佛火兮救諸苦

梅村家藏藁卷第四十九終